

神農百草經百種錄

徐氏醫書十三種

上海錦文堂印行

張道瑩記



序

百物與人殊體而人藉以養生卻病者何也蓋天地亦物耳惟其形體至大則不能無生其生人也得其純其生動物也得其雜其生植物也得其偏顧人之所謂純者其初生之禮然耳及其感風寒暑濕之邪喜怒憂思之擾而純者遂漓漓則氣傷氣傷則形敗而物之雜者偏者反能以其所得之性補之救之聖人知其然也思救人必先知物蓋氣不能違理形不能違氣視色別味察聲辨臭權輕重度長短審形之事也測時令詳嗜好分盛衰別土宜求氣之術也形氣得而性以得性者物所生之理也由是而立本章製湯劑以之治人有餘滿之不足補之寒者熱之熱者寒之溫者清之清者溫之從者反治逆者正治或以類相從或畏忌各矯其弊以復於平其始則異其終則同夫天地生之聖人保之造化之能聖人半之天地不能專也漢末張仲景金匱要略及傷寒論中諸方大半皆三代以前遺法其用藥之義與本經吻合無間審病施方應驗如響自唐以後藥性不明方多自撰如千金方外臺秘要之屬執藥治病氣性雖不相背而變化已鮮沿及宋元藥品日增性未研極師心自用謬誤相仍即用本經諸種其精微妙義多所遺漏是以方不成方藥非其藥間有效用亦偶中而非可取必良由本經之不講故也余竊悲焉欲詳為闡述其如耳目所及無多古今名實互異地土殊產氣味不同且近世醫人所不常用之藥無識別而收採者更有殊能異性義在隱微一時難以推測若必盡解全經不免昧心誣聖是以但擇耳目所習見不疑而理有可測者共得百種為之探本溯原發其所以然之義使古聖立方治病之心灼然可見而其他則闕焉後之君子或可因之而悟其全雖荒陋可嗤而敬慎足矜也乾隆元年歲在壬戌徐余月上弦松陵徐大椿題於揚子江舟次

序



神農本草經百種錄凡例

一錄此百種原以辨明藥性闡發義蘊使讀者深識其所以然因此悟彼方藥不致誤用非備品以便查閱也覽者勿以不載常用之藥為疑

一諸藥有獨具之性者則用詳解其兼長可互見者俱不重出推類自明

一此解亦間有與前人相同者但彼祇釋其所當然而未推測其所以然知所當然則用古之方能不失古人之意知所以然則方可自製而亦能合古人製方之義也故此解皆著其所以然之故而淺近易曉者則略焉

一所解諸藥乃就市中所有審形辨味以合經義至古今土產各殊或有尚非正義與尚有遺義者則俟知者正之

一諸藥有所出地名雜以後漢時郡縣陶隱居疑為仲景元化等所記是本經所載已不皆神農以來所產之地矣今之所產又大半非漢時所產之地欲盡考其實固無從也故不復列而解之

一本經所載一名甚多因無可解故亦不列

一品第及字樣俱依明重刻宋大觀刊唐慎微本所載白字本經考陶隱居本草有朱書墨書之別朱書為神農本經墨書為名醫別錄開寶間重定印本於本經易朱書為白字大觀本遵之雖未必無傳訛而取其古猶勝於近刻也

一詳解止此百種餘亦頗有略為解者以資人者淺一概不存

神農本草經百種錄目錄

上品

丹砂

滑石

葛蒲

朮

車前子

龍膽

黃耆

丹參

松脂

乾漆

龍骨

丹雄雞

大棗

中品

石硫黃

苦參

雲母

禹餘糧

菊花

菟絲子

木香

細辛

肉蓯蓉

五味子

槐實

辛夷

麝香

石蜜

葡萄

石鍾乳

紫石英

人參

牛膝

薏苡仁

石斛

防風

蛇床子

柏實

桑上寄生

牛黃

桑螵蛸

雞頭實

礬石

五石脂

甘草

柴胡

澤瀉

芡實

續斷

沙參

茯苓

杜仲

白膠

藕實莖

朴硝

扁青

乾地黄

麥門冬

遠志

黃連

決明子

菌桂

槲木

髮髮

阿膠

橘柚

陽起石

芍藥

乾薑

玄參

百合

水萍

鹿茸

下品

附子

藜蘆

水蛭

白芷

澤蘭

犀角

半夏

白芨

桃核仁

黃芩

牡丹

伏翼

大黃

貫衆

狗脊

吳茱萸

炸蟬

葶藶

連翹

紫草

槐子

白殭蠶

旋復花

夏枯草



神農本草經百種錄

吳江徐靈胎回溪

上品

丹砂味甘微寒。甘言其性若色與精則不言色。與氣蓋入口則知其味。也。主身體五藏百病。百病無所病。

凡藥皆能明目。如石金氣。皆屬心。砂益目。亦心氣。所以成類。又益神。安魂。魄。重。頭。益氣。降。則。藏。明。目。

五臟之精。皆能明目。如石金氣。皆屬心。砂益目。亦心氣。所以成類。又益神。安魂。魄。重。頭。益氣。降。則。藏。明。目。

服通神明不老。能化為永。陰陽五。行。承。其。色。與。精。以。以。也。目。亦。心。氣。所。以。成。類。又。益。神。安。魂。魄。重。頭。益。氣。降。則。藏。明。目。

微者未有害。苟非通乎造化。此因行承。其色與精。以以也。目亦心氣。所以成類。又益神。安魂。魄。重。頭。益氣。降。則。藏。明。目。

雲母味甘平。主身皮死肌。雲母。白。薄。疊。此。如。能。補。質。之。殺。取。其。質。重。者。故。丹。砂。靈。通。得。而。天。地。五。行。之。精。色。但。物。以。故。足。為。藏。則。陰。陽。之。久。

安五臟。亦清鎮。益子精。腎源。明目。目。白。薄。疊。此。如。能。補。質。之。殺。取。其。質。重。者。故。丹。砂。靈。通。得。而。天。地。五。行。之。精。色。但。物。以。故。足。為。藏。則。陰。陽。之。久。

石鍾乳味甘溫。主欬逆上氣。鍾乳。即。石。而。乳。水。源。者。地。中。白。薄。疊。此。如。能。補。質。之。殺。取。其。質。重。者。故。丹。砂。靈。通。得。而。天。地。五。行。之。精。色。但。物。以。故。足。為。藏。則。陰。陽。之。久。

石鍾乳味甘溫。主欬逆上氣。鍾乳。即。石。而。乳。水。源。者。地。中。白。薄。疊。此。如。能。補。質。之。殺。取。其。質。重。者。故。丹。砂。靈。通。得。而。天。地。五。行。之。精。色。但。物。以。故。足。為。藏。則。陰。陽。之。久。

石鍾乳味甘溫。主欬逆上氣。鍾乳。即。石。而。乳。水。源。者。地。中。白。薄。疊。此。如。能。補。質。之。殺。取。其。質。重。者。故。丹。砂。靈。通。得。而。天。地。五。行。之。精。色。但。物。以。故。足。為。藏。則。陰。陽。之。久。

石鍾乳味甘溫。主欬逆上氣。鍾乳。即。石。而。乳。水。源。者。地。中。白。薄。疊。此。如。能。補。質。之。殺。取。其。質。重。者。故。丹。砂。靈。通。得。而。天。地。五。行。之。精。色。但。物。以。故。足。為。藏。則。陰。陽。之。久。

石鍾乳味甘溫。主欬逆上氣。鍾乳。即。石。而。乳。水。源。者。地。中。白。薄。疊。此。如。能。補。質。之。殺。取。其。質。重。者。故。丹。砂。靈。通。得。而。天。地。五。行。之。精。色。但。物。以。故。足。為。藏。則。陰。陽。之。久。

石鍾乳味甘溫。主欬逆上氣。鍾乳。即。石。而。乳。水。源。者。地。中。白。薄。疊。此。如。能。補。質。之。殺。取。其。質。重。者。故。丹。砂。靈。通。得。而。天。地。五。行。之。精。色。但。物。以。故。足。為。藏。則。陰。陽。之。久。

石鍾乳味甘溫。主欬逆上氣。鍾乳。即。石。而。乳。水。源。者。地。中。白。薄。疊。此。如。能。補。質。之。殺。取。其。質。重。者。故。丹。砂。靈。通。得。而。天。地。五。行。之。精。色。但。物。以。故。足。為。藏。則。陰。陽。之。久。

獨成一味故其功皆在於味

朴硝味苦寒。今不同味鹹而云苦者或古時所產之地與主百病除寒熱邪氣。能化七十二種石。此石之性堅而解散之味逐。

六府精聚結固留癖。尚能滲出故輕而積聚等鬱結不消。石器中化七十二種石。其性燥火也。遇火則亦變。

神仙消盡人身之滓穢。故此火之精。遇火則升為大體最清。而用最變。故丹家重之。石屬金。硝遇火則亦變。

滑石味甘寒。主身熱。除熱。澀。滑。石。能。化。石。之。精。滑。石。能。化。石。之。精。滑。石。能。化。石。之。精。

滑利。湯胃中積聚。寒熱。凡蓄積。成。積。聚。寒。熱。凡蓄積。成。積。聚。寒。熱。凡蓄積。成。積。聚。

如。此。效。以。成。通。利。腸。胃。去。積。除。水。解。熱。降。氣。石。藥。中。之。最。和。平。者。也。

禹餘糧味甘寒。主欬逆。補中。降氣。除寒。熱。除濕。滯。之。氣。虛。及。煩。滿。下。赤。白。除。濕。熱。之。疾。能。血。閉。癥。瘕。消。濕。

滯之。大熱。甚。在。陽。明。者。必。不。使。上。降。氣。除。寒。熱。除。濕。滯。之。氣。虛。及。煩。滿。下。赤。白。除。濕。熱。之。疾。能。血。閉。癥。瘕。消。濕。

痰積。之。精。以。生。者。能。除。之。必。不。使。上。降。氣。除。寒。熱。除。濕。滯。之。氣。虛。及。煩。滿。下。赤。白。除。濕。熱。之。疾。能。血。閉。癥。瘕。消。濕。

謂。求。其。本。也。如。後。人。自。來。往。治。寒。熱。之。病。皆。本。草。不。講。之。實。耳。久。服。溫。中。輕。身。延。年。絕。孕。十。年。無。子。子。宮。

非。惟。不。效。而。且。有。害。自。來。往。治。寒。熱。之。病。皆。本。草。不。講。之。實。耳。久。服。溫。中。輕。身。延。年。絕。孕。十。年。無。子。子。宮。

紫石莢味甘溫。主心腹欬逆。甘。能。降。和。中。氣。邪。氣。散。風。補。不。足。久。服。溫。中。輕。身。延。年。絕。孕。十。年。無。子。子。宮。

重。能。入。心。下。焦。則。質。重。血。其。降。氣。也。久。服。溫。中。輕。身。延。年。絕。孕。十。年。無。子。子。宮。

青石赤石黃石白石黑石脂等味甘平。主黃疸洩痢腸澼膿血陰蝕。皆濕氣在太陰下血赤白。收濕邪氣。

正氣除。則。癰腫疽痔。惡瘡頭瘍疥癩。能。降。濕。鬱。所。生。之。毒。久。服。補。髓。益。氣。肥。健。不。飢。輕。身。延。年。收。濕。邪。氣。

邪氣除。則。癰腫疽痔。惡瘡頭瘍疥癩。能。降。濕。鬱。所。生。之。毒。久。服。補。髓。益。氣。肥。健。不。飢。輕。身。延。年。收。濕。邪。氣。

效。有。邪。氣。除。則。癰腫疽痔。惡瘡頭瘍疥癩。能。降。濕。鬱。所。生。之。毒。久。服。補。髓。益。氣。肥。健。不。飢。輕。身。延。年。收。濕。邪。氣。

之性乃治瀉

之聖藥也  
主目痛明目  
折跌癰腫  
金瘡不瘳  
收濕破積聚  
消肝解毒  
氣利精神  
久服輕身不老

精氣所結之物故能  
除毒益精增年也  
而病青生於山也  
非結華所結者皆得  
必物性之相制而亦能  
毒散風濕也

菖蒲味辛溫主風寒  
辛能驅寒濕  
除濕能  
欬逆上氣  
開竅  
心孔入  
補五臟  
氣通和  
通九竅  
明目

出音聲和通之耳目  
走龍諸竅也  
久而入於人身其奏效亦如之  
蓋人者得天地之氣以生其氣血之性肖乎

萬蒲能於水石中橫行如入於人身其奏效亦如之  
蓋人者得天地之氣以生其氣血之性肖乎

而天地故不以物性之偏者推之  
入於人身其奏效亦如之  
蓋人者得天地之氣以生其氣血之性肖乎

菊花味苦平主風頭眩腫痛目欲脫淚出  
芳香上達  
凡風而得秋金之氣  
皮膚死肌  
清肺惡風濕痺  
驅風久服

利血氣輕身耐老延年  
壽者也故其益人如此  
燥者惟菊得天地秋金清肅之氣而不甚燥烈故於

人參味甘微寒主補五臟安精神定魂魄止驚悸  
有無形無除邪氣  
正氣充則明目  
五臟六腑之精皆

他藥專有明目之效  
非若開心益智  
人參氣成而不滯  
補而兼通  
久服輕身延年  
補氣

人之氣能補氣而體故於人身無所不能  
非若病者他藥有偏長而治各病者其能也  
凡補氣純人參得天地之精與

其於他藥則補虛而醫家參剛燥者少  
去蓋於病久或於體弱或於病後未愈者  
皆於病後未愈者

為望慎諸則借以而醫家參剛燥者少  
去蓋於病久或於體弱或於病後未愈者  
皆於病後未愈者

根加湯之類何效也  
邪正相離有虛有實  
宜瀉宜補  
一方之中兼用無礙且能相濟則用人參

當新加湯之類何效也  
邪正相離有虛有實  
宜瀉宜補  
一方之中兼用無礙且能相濟則用人參



以建中生津拓出邪氣更為有力若邪氣尚盛而未分必從專治無用參之法也况用之亦皆入味散  
藥中從無與孰能敷內不能升發以人參方中若提者此無火藥下以不人者般人矣流費人參亦根  
使起如大藥藏於六腑寒熱邪氣皆能補血而氣旺則正氣自足也堅筋骨長肌肉倍力補後天之功  
甘草味甘平主五臟六腑寒熱邪氣皆能補血而氣旺則正氣自足也堅筋骨長肌肉倍力補後天之功

乾地黃味甘寒主折跌絕筋傷中逐血痺生者尤良  
乾地黃味甘寒主折跌絕筋傷中逐血痺生者尤良  
乾地黃味甘寒主折跌絕筋傷中逐血痺生者尤良  
乾地黃味甘寒主折跌絕筋傷中逐血痺生者尤良  
乾地黃味甘寒主折跌絕筋傷中逐血痺生者尤良

久服輕身延年不飢  
久服輕身延年不飢  
久服輕身延年不飢  
久服輕身延年不飢  
久服輕身延年不飢

菟絲子味辛平主續絕傷子中補筋骨不足益氣力肥健  
菟絲子味辛平主續絕傷子中補筋骨不足益氣力肥健  
菟絲子味辛平主續絕傷子中補筋骨不足益氣力肥健  
菟絲子味辛平主續絕傷子中補筋骨不足益氣力肥健  
菟絲子味辛平主續絕傷子中補筋骨不足益氣力肥健

服明目輕身延年  
服明目輕身延年  
服明目輕身延年  
服明目輕身延年  
服明目輕身延年

牛膝味苦酸。此止言味而不言性。疏關。主寒濕痿痹。四肢拘攣。膝痛不可屈伸。皆筋行逐血氣。破瘀傷

熱火爛。清血也。隨胎血。久服輕身耐老。血和。下其長細而初酷似人筋。所以能舒筋通脈。下血降氣。為

諸下連藥之先導也。筋屬肝。肝藏血。凡能舒筋通脈。下血降氣。為

紫胡味苦平。主心腹去腸胃中結氣。輕揚之體。能疎飲食積聚。疎腸胃寒熱邪氣。驅經絡推陳致新。總上

則言正復也。久服輕身明目益精。諸邪通故有正氣。未清胃之藥也。於仲景小柴胡湯專治少陽以

惟木能疎之。前經指為少陽之藥。是知其未清胃之藥也。於仲景小柴胡湯專治少陽以

甘草皆陽明之藥。在少陽陽明之內。故治少陽與太陽絕不相干。而與陽明為近。如小柴胡湯之半夏

以出知此。則仲景用柴胡之義。明而柴胡為腸胃之藥。亦明矣。而與陽明為近。如小柴胡湯之半夏

麥門冬味甘平。主心腹結氣。解結燥傷中傷飽胃絡絕。補續胃中羸瘦短氣。補胃則生肌。久服輕身耐

老不飢。而後天足則體健。土能生金。肺氣潤。肺自資其益也。蓋

車前子味甘寒。主氣癰止痛。利水道。小便專利。下除濕痹。濕必由膀胱出。下久服輕身耐老。氣順濕除。則

凡多子之藥。皆屬腎。故古方用入補腎。藥中蓋腎者。人子則利。濕氣除。下久服輕身耐老。氣順濕除。則

木香味辛。主邪氣辟毒。疫溫鬼邪。穢不祥也。除強志。香氣通。膀胱乃腎氣輸洩之道。路也。久服不夢

寐。厥寐。神魂定。木香以氣購。故其功皆在乎氣。內經又云。心主臭。凡氣與小腸。則使得調。氣下。久服不夢

蒼朮仁味甘微寒。主筋急拘攣。不可屈伸。風濕痺。專除濕熱。下氣。直達久服輕身益氣。強而氣充也。體去

根下三蟲。降陽明濕熱。蒼朮仁甘淡。沖和質類。凡筋急痺痛等疾。皆能補益胃氣。舒筋除濕。中虛故又

改為陽明之藥。故能已諸疾也。澤瀉味甘寒。主風寒濕痺。凡挾水氣之乳難。能通乳也。消水。於膀胱養五藏。益氣力。水氣降。則藏肥健。

澤瀉味甘寒。主風寒濕痺。凡挾水氣之乳難。能通乳也。消水。於膀胱養五藏。益氣力。水氣降。則藏肥健。

神農本草經百種錄

脾惡濕脾氣燥則久服耳目聰明不飢延年輕身面生光皆滌水除能行水上水氣盡則身輕通利脾

胃之藥以其決滲能利土中之水去則土燥而氣充脾惡濕故

遠志味苦溫主效逆氣滲傷中補不足則心主榮榮氣順除邪氣利九竅辟穢通竅也益智慧耳目聰明

不忘強志心氣通則精倍力心氣或則脾氣久服輕身不老之效遠志氣味苦辛而芳香清烈無微不

龍膽味苦澀主骨間寒熱治肝邪犯驚癇邪氣肝火犯續絕傷飲筋骨定五藏飲藏中殺毒除熱結

服益智不忘收斂心中輕身耐老歸故有正氣藥之味溫者絕少龍膽之功皆在於濕此以味為主

細辛味辛溫主效逆散肝火清則諸火漸息而百體清寔矣酸辛之變味兼金木之性者也故能清斂肝

石斛石斛其說不一出虛江六安者色青長三二寸如釵股世謂之全釵石斛折之有肉而貢咀之有膩

胃腸胃為中輕身延年補虛後凡五味不使中氣補五藏虛勞後天得養也羸瘦肉長肌強陰補脾久服厚腸

藏味甘平主傷中培脾除痺治肉下氣不使守補五藏虛勞後天得養也羸瘦肉長肌強陰補脾久服厚腸

著實味苦平主益氣充肌膚得天地之氣而實得土味即為淡其功專補脾胃而後從出即土之味潤下

黃連味苦寒主熱氣除熱在目痛皆傷淚出明目除濕熱在腸澀腹痛下痢中濕熱在婦人陰中腫痛濕



熱在下  
久服令人不忘  
苦入心能  
苦味廣火其性昏熱此固常理黃連至苦而反至寒則得火之味與

去水濕性黃連能苦燥火相亂  
味乃一兩藥得之也若心家有邪火則

此亦能寒即內經元害承制之義  
謂火或肉中極反兼水化也

黃耆味甘微溫主癰疽久敗瘡排膿止痛  
除熱毒大風癩疾去肌肉中五痔鼠瘻去肌肉中補虛補脾

虛小兒百病小兒當補後天後  
脾胃中諸邪其皮最厚故亦能補性故其功專補脾胃又微辛故能驅

肉菘蓉生後有此種則夢延者也  
五藏各有精足則陰足而腎者  
婦人瘕瘕且鹹能較堅也久服輕

補精則矣養五藏強陰益精氣多子  
五藏精之所也精足則陰足而腎者  
除莖中寒熱痛莖中者精之道路

身之功治前陰諸疾而補精氣如  
地黃之質而滋潤黏膩故能多子矣

防風味甘溫主大風頭眩痛惡風風邪  
風色無則目盲無所見風在上風行周身風在偏骨節疼痛風在筋

煩滿風在上久服輕身風氣除則  
凡藥之質輕而氣感者皆屬風藥以風即天地之氣也但風之中人

續斷味苦微溫主傷寒散寒補不足  
補傷損金瘡癰傷折跌續筋骨肌肉筋骨有婦人乳難之功久服

益氣力強筋肝腎之色故能補續筋骨又其性直下故亦能降氣以連下焦為

決明子味鹹平主青盲目淫膚赤白膜眼赤痛淚出  
證無所不治久服益精光不但能治目邪而且能

功之輕身火清則決明生於秋得全氣之正其色極黃得金之色其功專於明目詳上偏青條內夫金

丹麥味苦微寒主心腹邪氣赤心  
治血分之病又辛散而潤澤故能通利而滌邪也

不治止煩滿不舒益氣氣  
治血分之病又辛散而潤澤故能通利而滌邪也

五味子味酸温主益氣氣效逆上氣肺主氣除而氣亦降矣則效勞傷羸瘦補不足氣酸藏則病不強陰則歸益男子精腎主收藏而精者腎之藏也補腎之要藥極則則之極極則則不止於欬而且能藏矣

除藏者冬之令屬腎故五味能補腎也

蛇床子味苦平主婦人陰中腫痛男子陰痿濕癢皆下體濕除痺氣利關節除濕痰在癩癩除濕痰在惡

疥疥亦濕毒疥疥亦濕毒久服輕身濕去則於人身亦能於下焦濕而歸之處逐其邪和補其正也

沙參味苦微寒主血積肺氣上驚氣犯肺除寒熱肺家失調補中氣充而三焦實也益肺氣色白體輕久

服利人肺氣清虛惟沙參為肺家氣分中理血之藥色白體輕疎通而不燥潤澤而不滯血阻於肺者

非比不能清也

茵桂味辛温主百病言百病用之得養精神通達臟腑和顏色益在血脈為諸藥先聘通使辛香四達引

久服輕身不老逐陰邪凡陰氣所結能與藥相拒非此不能入潤澤人身有氣中之香氣最烈則不專於補而又能驅

松脂味苦温主疔惡瘡頭瘍白充疥瘡除濕火其質黏膩以腐肉傷皮流膿結痂而後愈松之皮膚者皆能治

壽故也凡疔惡瘡疥之疾皆生於皮膚濕火所鬱必腐肉傷皮流膿結痂而後愈

槐實味苦寒主五內邪氣槐實清游遊不止涎唾清肺經補絕傷陽明主機此五痔火瘡婦人乳癰皆傷

清肅之氣以助之則火不能傷而自歸其宅

不治火而火自退此從本之治醫之良法也

金之子藏急痛亦陽明經槐實清游遊不止涎唾清肺經補絕傷陽明主機此五痔火瘡婦人乳癰皆傷

成脂脫皮出全無傷損感其氣者即皆生於皮膚濕火所鬱必腐肉傷皮流膿結痂而後愈松之皮膚者皆能治

成脂脫皮出全無傷損感其氣者即皆生於皮膚濕火所鬱必腐肉傷皮流膿結痂而後愈松之皮膚者皆能治

柏實味甘平主驚悸清火經遊火所侵冠及諸瘕不飢不老輕身延年益氣壯火食氣火除風濕痺得秋金之令能久服令人潤澤美

色耳目聰明滋潤皮膚之遊火安五藏之功潤氣壯火食氣火除風濕痺得秋金之令能久服令人潤澤美

於實故實亦謂之仁人凡草木之仁皆能養心氣以類相應也

遊火所侵冠及諸瘕不飢不老輕身延年益氣壯火食氣火除風濕痺得秋金之令能久服令人潤澤美

於實故實亦謂之仁人凡草木之仁皆能養心氣以類相應也

遊火所侵冠及諸瘕不飢不老輕身延年益氣壯火食氣火除風濕痺得秋金之令能久服令人潤澤美

於實故實亦謂之仁人凡草木之仁皆能養心氣以類相應也

遊火所侵冠及諸瘕不飢不老輕身延年益氣壯火食氣火除風濕痺得秋金之令能久服令人潤澤美

於實故實亦謂之仁人凡草木之仁皆能養心氣以類相應也

遊火所侵冠及諸瘕不飢不老輕身延年益氣壯火食氣火除風濕痺得秋金之令能久服令人潤澤美

於實故實亦謂之仁人凡草木之仁皆能養心氣以類相應也

遊火所侵冠及諸瘕不飢不老輕身延年益氣壯火食氣火除風濕痺得秋金之令能久服令人潤澤美

於實故實亦謂之仁人凡草木之仁皆能養心氣以類相應也

遊火所侵冠及諸瘕不飢不老輕身延年益氣壯火食氣火除風濕痺得秋金之令能久服令人潤澤美

於實故實亦謂之仁人凡草木之仁皆能養心氣以類相應也

遊火所侵冠及諸瘕不飢不老輕身延年益氣壯火食氣火除風濕痺得秋金之令能久服令人潤澤美

於實故實亦謂之仁人凡草木之仁皆能養心氣以類相應也

神農百草經百種錄 五





久服輕身延年。精足血滿。鹿之精氣全在於角。本下連督脈。鹿之角於諸獸為最大。則鹿之督脈最

脈之中皆實。以血為效。或可補氣。全在人身之督脈。督脈為周身骨節之主。督主骨。故又能補腎。角

阿膠味甘平。主心腹內崩。之血脫。效自臻。補氣。如瘧狀。阿膠不見於常。若伏書。謂之溢。源為流水。四肢酸疼。血枯。女子下

血安胎。養血則血自久服。輕身益氣。補血。則如瘧狀。阿膠不見於常。若伏書。謂之溢。源為流水。四肢酸疼。血枯。女子下

乃成。下汎上者。胎則血自久服。輕身益氣。補血。則如瘧狀。阿膠不見於常。若伏書。謂之溢。源為流水。四肢酸疼。血枯。女子下

丹雄雞味甘微溫。主女人崩中。漏下。赤白沃。補虛。溫中。止血。養血。頭主殺鬼。難。東

門上者尤良。雞頭取陽方之生。所礙。赤白沃。補虛。溫中。止血。養血。頭主殺鬼。難。東

能容水。故主消渴。傷寒。寒熱。有食。凡血。肉。於。五。音。屬。商。金。氣。之。清。虛。者。也。五。藏。之。氣。木。能

石密。石密。野。於。木。中。之。堅。不。用。今。人。所。養。血。也。疑。古。時。未。有。養。蜂。之。法。則。以。崖。味。甘。平。主。心。腹。邪。氣。和。中。諸

驚癩。症。平。肝。安。五。藏。諸。不。足。益。氣。補。中。經。絡。皆。受。益。也。止。痛。解。毒。香。能。辟。穢。除。眾。病。諸。花。之。和。百。藥

性。諸。花。之。性。偏。要。去。糟。粕。則。不。滯。甘。以。養。中。香。氣。皆。理。也。草。生。之。和。平。邪。但。則。其。毒。者。敗。正。傷。生。之。謂。密。本。百。花。之

死。氣。不。能。犯。此。解。毒。之。義。也。陰。痿。益。精。生。子。補。血。益。氣。子。血。閉。和。通。腰。痛。強。腎。通。五。淋。利。小。便。水。道。

桑。螵。蛸。味。鹹。平。主。傷。中。心。疝。瘕。血。凝。陰。痿。益。精。生。子。補。血。益。氣。子。血。閉。和。通。腰。痛。強。腎。通。五。淋。利。小。便。水。道。

通。腎。皆。本。於。腎。以。子。燮。所。生。結。中。焦。陰。痿。益。精。生。子。補。血。益。氣。子。血。閉。和。通。腰。痛。強。腎。通。五。淋。利。小。便。水。道。

藕。實。莖。一。氣。相。通。莖。與。實。無。異。非。味。甘。平。主。補。中。中。土。之。性。得。養。神。中。虛。而。益。氣。力。脾。腎。旺。則。除。百。疾。之。性。

若。他。藥。之。根。實。各。殊。也。味。甘。平。主。補。中。中。土。之。性。得。養。神。中。虛。而。益。氣。力。脾。腎。旺。則。除。百。疾。之。性。

無偏雜之害也。久服輕身耐老。不飢延年。和平。為者水土之精也。故能養脾胃之陰。生水底。汚泥之中。而無處不香。而不燥。果。中之聖品也。效。

橘柚味辛溫。主胸中痰熱逆氣。開達上氣。利水穀。通利滯久服去臭。下氣通神。穢邪而通正氣也。橘柚通而皮辛肉酸。乃肝脾通氣之藥也。故凡肝氣不舒。或脾土之疾。皆能已之。凡辛香之藥。皆上升。橘柚實酸。主斂。故又能降氣。不專於散氣也。

大棗味甘平。主心腹邪氣。安中養脾。建氣。助十二經。平胃氣。和百藥。而甘能調之。久服輕身長。不補少氣。少津液。身中不足。周身血氣。自除。助十二經。平胃氣。和百藥。而甘能調之。久服輕身長。滯。皆補益後。棗味甘而肉原。赤得火之土氣。充盈。諸經自皆受益矣。

葡萄味甘平。主筋骨濕痺。益氣倍力。強筋強志。令人肥健耐飢。忍風寒。久服輕身。不老延年。肝脾之效。可作酒。此以形為治。葡萄屈曲。蔓延。冬春舒與。筋相似。故能補益筋骨。其實甘。美。得土之正味。故又能滋養肌肉。肝脾主肉。乃肝脾補益之藥也。

雞頭實味甘平。主濕痺。腰脊膝痛。疾之疾。補中除暴疾。中氣足。則無此疾矣。而其實甘。淡。得土之正味。故能滋養肌肉。肝脾主肉。乃肝脾補益之藥也。益精氣。強志。肝腎足。則心令耳目聰明。諸疾久服輕身。不飢耐老。神仙。脾腎兼旺。則不脾腎之藥也。脾惡濕。而腎惡燥。得土之正味。故能滋養肌肉。肝脾主肉。乃肝脾補益之藥也。

中而淡。滲甘香。則不傷於濕。質黏味澀。而滑澤。肥潤。則不脾腎之藥也。脾惡濕。而腎惡燥。得土之正味。故能滋養肌肉。肝脾主肉。乃肝脾補益之藥也。益精氣。強志。肝腎足。則心令耳目聰明。諸疾久服輕身。不飢耐老。神仙。脾腎兼旺。則不脾腎之藥也。脾惡濕。而腎惡燥。得土之正味。故能滋養肌肉。肝脾主肉。乃肝脾補益之藥也。

石硫黃味酸溫。主婦人陰蝕。陰濕所生之疾。推之。疔痔惡血。亦下焦陰分之堅筋骨。壯筋骨。除頭禿。殺髮根。生之。能化金銀銅鐵奇物。金也。能治陰分中寒濕之疾。其氣也。至重。能墮胎。而胎生。肝氣除。蟲。能化金銀銅鐵奇物。金也。能治陰分中寒濕之疾。其氣也。至重。能墮胎。而胎生。肝氣除。水銀味辛寒。主疥癩。癩瘍。白禿。殺皮膚中蟲。亦濕熱所生也。砂墮胎。而胎生。肝氣除。熱殺金銀銅錫毒。得五金之毒氣。鎔化還復為丹。石金所成。質鍊火。變者。不為。銀鉛亦皆成。久服神仙不死。以其不化也。之疾。蓋肺屬金。而主皮毛。亦以氣相感也。質鍊火。變者。不為。銀鉛亦皆成。久服神仙不死。

中而淡。滲甘香。則不傷於濕。質黏味澀。而滑澤。肥潤。則不脾腎之藥也。脾惡濕。而腎惡燥。得土之正味。故能滋養肌肉。肝脾主肉。乃肝脾補益之藥也。益精氣。強志。肝腎足。則心令耳目聰明。諸疾久服輕身。不飢耐老。神仙。脾腎兼旺。則不脾腎之藥也。脾惡濕。而腎惡燥。得土之正味。故能滋養肌肉。肝脾主肉。乃肝脾補益之藥也。

中而淡。滲甘香。則不傷於濕。質黏味澀。而滑澤。肥潤。則不脾腎之藥也。脾惡濕。而腎惡燥。得土之正味。故能滋養肌肉。肝脾主肉。乃肝脾補益之藥也。益精氣。強志。肝腎足。則心令耳目聰明。諸疾久服輕身。不飢耐老。神仙。脾腎兼旺。則不脾腎之藥也。脾惡濕。而腎惡燥。得土之正味。故能滋養肌肉。肝脾主肉。乃肝脾補益之藥也。

中而淡。滲甘香。則不傷於濕。質黏味澀。而滑澤。肥潤。則不脾腎之藥也。脾惡濕。而腎惡燥。得土之正味。故能滋養肌肉。肝脾主肉。乃肝脾補益之藥也。益精氣。強志。肝腎足。則心令耳目聰明。諸疾久服輕身。不飢耐老。神仙。脾腎兼旺。則不脾腎之藥也。脾惡濕。而腎惡燥。得土之正味。故能滋養肌肉。肝脾主肉。乃肝脾補益之藥也。

五丹服之則能長生久視飛昇凡羽化自參同契以後其說紛紛高明之士為所誤者不一而足夫水銀乃氣以無術好作聰明人死後萬物異體借物之氣非以聖賢之理何嘗有不信之者來世字乃永假託大言以愚死貪生之念迫於尚試其術者破家喪身未死則不悟既死則又不知世來味者接

磁石味辛寒主周痺風濕肢節中痛不可持物洗洗酸消味辛則散風石性燥則除濕其治酸痛等疾者中而反以自速其死耳悲夫

除大熱寒除煩滿逆降及耳聾此能降火歸腎洗洗酸消味辛則散風石性燥則除濕其治酸痛等疾者

陽起石味鹹微溫主崩中漏下寒濕破子藏中血瘵瘵結氣寒熱腹痛無子凡寒凝血滯之陰痿不起補

不足強腎補陽起石得火不寒濕破子藏中血瘵瘵結氣寒熱腹痛無子凡寒凝血滯之陰痿不起補

乾薑味辛溫主胸滿寒邪之在胸亦可類推辛散之清烈也取其久服去臭氣通神明辛能散逐寒逐風濕痹治寒

在筋腸辟下痢治寒邪之在胸亦可類推辛散之清烈也取其久服去臭氣通神明辛能散逐寒逐風濕痹治寒

苦參味苦寒主心腹結氣散癥瘕積聚黃疸溺有餘瀝心通於小腸心火除則

逐水小腸通除癰腫諸瘡心散癥瘕積聚黃疸溺有餘瀝心通於小腸心火除則

當歸味甘溫主效逆上氣潤肺多與黃連以黃連之氣味清而苦以去心火之病婦人漏下絕子足之病不諸瘡瘍金

苦參味苦寒主心腹結氣散癥瘕積聚黃疸溺有餘瀝心通於小腸心火除則

逐水小腸通除癰腫諸瘡心散癥瘕積聚黃疸溺有餘瀝心通於小腸心火除則

當歸味甘溫主效逆上氣潤肺多與黃連以黃連之氣味清而苦以去心火之病婦人漏下絕子足之病不諸瘡瘍金

當歸味甘溫主效逆上氣潤肺多與黃連以黃連之氣味清而苦以去心火之病婦人漏下絕子足之病不諸瘡瘍金





**火湯**。陽明主肌肉。凡飢餓。此以形色為治。黃苓中空而色黃。為大腸之藥。故能除腸胃諸熱病。黃色水穀之道。皆統於脾。又金多借土。屬脾。大腸屬陽。明燥金而黃。苓之黃。屬大腸。何也。蓋胃與大腸為出納。

**狗脊**。味苦平。主腰背強。關節緩急。周痺寒濕。膝痛。凡邪氣之在骨節。頗利老人。老人精血衰。則筋骨空。隙。以為色義詳決。明條下相參。益顯也。

**紫草**。味苦寒。主心腹邪氣。去心腹滯寒。濕之氣。而使利。健強提也。中惟狗咬提。而此藥似之。故能入。宜也。筋骨關機之際。去其凝滯。寒濕之氣。而使利。健強提也。中惟狗咬提。而此藥似之。故能入。

**水萍**。味辛寒。主暴熱。得水之氣。身癢。濕熱在下。水氣。成則長鬚髮。益皮毛。主消渴。其性寒。故能治血家之熱。又。

**澤蘭**。味苦微溫。主乳婦內。凡水萍。濕生於皮膚。中而能出。其根不著土。而水上。浮水。面故。又能益皮。毛之疾。之助。久服。輕身。亦如萍。凡水萍。濕生於皮膚。中而能出。其根不著土。而水上。浮水。面故。又能益皮。毛之疾。

**切水**。病金瘡。癰腫。瘡膿。毒之病。利無所隔礙。蓋其質陰而氣陽。故能行乎人身。經絡受濕之處。分疎通。

**牡丹**。味辛寒。主寒熱。中風。癩癧。驚癇。邪氣。皆肝氣所除。癥堅。瘀血。留舍。腸胃。舒養。肝氣。散也。安五藏。皆血。和則無不利矣。療癰瘡。清血家。藥功。頗近。但芍藥。微主。欽而。牡丹。微主。散則。以芍藥。味。勝。壯。丹。氣。勝。味。

**吳茱萸**。味辛溫。主溫中。下氣。風寒。止痛。散寒。濕咳。逆寒。熱。寒邪。除溫。血痺。辛能燥。濕溫。逐風。邪。開腠。理。香。散風。寒之風。一為挾火之風。吳茱萸。性溫。於挾寒。之風。為宜。此。又。不可。不審也。挾。

**通竅**。寒之風。一為挾火之風。吳茱萸。性溫。於挾寒。之風。為宜。此。又。不可。不審也。挾。

**散風**。寒之風。一為挾火之風。吳茱萸。性溫。於挾寒。之風。為宜。此。又。不可。不審也。挾。

**通竅**。寒之風。一為挾火之風。吳茱萸。性溫。於挾寒。之風。為宜。此。又。不可。不審也。挾。

**散風**。寒之風。一為挾火之風。吳茱萸。性溫。於挾寒。之風。為宜。此。又。不可。不審也。挾。

**通竅**。寒之風。一為挾火之風。吳茱萸。性溫。於挾寒。之風。為宜。此。又。不可。不審也。挾。

**散風**。寒之風。一為挾火之風。吳茱萸。性溫。於挾寒。之風。為宜。此。又。不可。不審也。挾。

**通竅**。寒之風。一為挾火之風。吳茱萸。性溫。於挾寒。之風。為宜。此。又。不可。不審也。挾。

**散風**。寒之風。一為挾火之風。吳茱萸。性溫。於挾寒。之風。為宜。此。又。不可。不審也。挾。

鹿茸味甘溫主漏下惡血不能固攝寒熱驚癇心火益氣強志補血生齒不老補腎角主惡瘡癰腫

逐邪惡氣留血在陰中陰絡凝滯得鹿茸之真陽中惟通心腎血不數日而即成角比血中

犀角犀有山犀水犀二味苦寒主百毒蟲疰殺邪氣邪鬼靈氣瘴氣鬱熱殺鈎吻蛇毒除邪

伏翼味鹹平主目瞑明目夜視有精光存養肝經久服令人喜樂媚好無憂肝氣和夜則目高伏翼又

蚱蟬古開竅於目故資其氣以養肝血而濟目力感應之理也物有殊能必有殊氣皆可類推

白蠶蠶食桑之蟲也桑能治風養血故其性亦相蓋蠶感風而僵凡風氣之疾皆能潤澤之蓋借其氣以類

小兒驚風痛啼風痰去三蟲滅黑野令人面色好能去皮膚之濕男子陰瘍病下體

附子味辛溫主風寒咳逆邪氣寒邪逆溫中除中焦金瘡血肉得破癥堅積聚血瘕寒氣凝結血滯於寒

濕痿痺拘攣膝痛不能行步此寒邪在下焦寒中之藥性暴烈性發不支藏府嬌柔之物宜能無

害故須審慎用之。但熱之有者，速而易見。而寒之有毒者，緩而難察。尤所當慎也。

**半夏味辛平。主傷寒寒熱。**肺熱者，心下堅，下氣。辛能開，逆喉腫，痛頭眩。開降上，胸脹，咳逆，腸鳴。氣降則

諸愈。止汗。濕飲，半夏色白，而味辛，故能逆半夏之飲。與酸薑桂之辛，迴別入喉，則閉不能言。塗金瘡，則血

不復出。辛中帶澀，故能收而中，有發散之意。尤與肺投合也。不。

同酸，則一主於飲。辛則飲之，中熱散之。血中精滯，破癥瘕，積聚。凡腹中邪氣之

**大黃味苦寒。主下瘀血，閉結，滯中，寒熱。**血中精滯，破癥瘕，積聚。凡腹中邪氣之

**推陳致新。**凡腹中飲食之滯，而上升，乃驅逐滯之良藥也。正氣自和，則得土之正氣，正色故

**專主脾胃之疾。**無不除之。凡香者，無不燥而上升，乃驅逐滯之良藥也。正氣自和，則得土之正氣，正色故

**葶藶味辛寒。主癥瘕，積聚，結氣。**水飲所傷，聚熱，從水氣來者，此藥主之。肺氣降則

從中焦始，葶藶之瀉，從上焦始。故傷寒論中，二焦氣湯，用葶藶也。

**旋覆花味鹹温。主結氣，脇下滿，驚悸。**結胸中，上焦氣，湯用葶藶也。

**下達皆鹹。**此以味為治。凡草木之味，鹹者，凡上焦之疾，皆能除之。惟此味鹹，而治上為

**往能消之。**疾無不因鬱遏而成。輕者，散之，重者，下之。凡上焦之疾，皆能除之。惟此味鹹，而治上為

**藜蘆味辛寒。主蠱毒，逆洩，痢，腸澼。**除濕熱也。

**行剛暴偏雜之性。**以故人身氣血，而有傷氣血者，必能殺毒。惟用毒藥者，往往受傷瘡疥等疾，及而生蟲

**亦與人身氣血為類。**故人身氣血，而有傷氣血者，必能殺毒。惟用毒藥者，往往受傷瘡疥等疾，及而生蟲

**白芨味苦平。主癰腫，惡瘡，敗疽，傷陰，死肌。**解毒，胃中邪氣，驅邪胃賊，風鬼擊，痲緩不收。逆風。白芨氣味，治

**貫眾味苦微寒。主腹中邪熱，氣除熱，諸毒。**邪熱，殺三蟲。濕熱所生之蟲。故能除蘊熱濕穢之疾。其體中虛而清

連翹味苦平。主寒熱。之毒人身之蟲皆濕熱所生。濕熱除則諸蟲自消也。

血分者大抵氣勝者治氣味勝者治血。連翹之氣芳烈而性清涼。故凡在氣分者有歸氣分者有歸。

夏枯草味苦辛寒。主寒熱。瘰癧。風癭。頭瘡。破癥。散癭。結氣。脚腫。濕痹。濕熱之輕身。濕火退則氣勃然興發。一交感陽陰氣將盡也。凡物皆生於春長於夏。惟此草至夏而枯。益在下者。輕身。濕火退則榮枯為治者俱可類推。

水蛭味鹹平。主逐惡血。瘀血。月閉。破血。癥積。聚。諸敗血。結滯之無子。惡血留於子宮。既難孕。利水道。水蛭生於凡人身。瘀血方阻。尚有生氣者。易治。阻之。久則無生氣。而難治。蓋血既離經。與正氣全不相屬。投之。輕藥則拒而不納。藥過峻。又反能傷其未敗之血。故治之。極難。水蛭最喜食人之血。而性又連緩。善入連緩。力以攻積。久之滯自有利。而無害也。

桃核仁味苦甘平。主瘀血。血閉。癥。邪氣。凡血滯之殺小蟲。敗血所鮮明。以血故。凡血鬱。血結。而花。色。最調和暢達者。此能入於中。而和之。散之。然其生血之功。生去。桃得三月春和之氣。以生。而花。色。最故不能有所補益。若瘀血皆已敗之。血非生氣。不能流通。桃之生氣。皆在於仁。而味苦。又能開洩。故能逐舊而不傷新也。

神農本草經百種錄終

神農本草經百種錄終

神農本草經百種錄終

神農本草經百種錄終

神農本草經百種錄終

神農本草經百種錄終

神農本草經百種錄終

神農本草經百種錄終



序

小道之中切於民生日用者醫卜二端而已卜者最不可憑而可憑醫者最可憑而不可憑者也蓋卜之為道布策開兆毫無依據而萬事萬物之隱微變態既欲先知洞察此最不可憑者也然驗者應若桴鼓不驗者背若冰炭愚夫愚婦皆能辨其技之工拙也若醫之為道辨症定方彰彰可攷薑桂入口即熟芩連下咽知寒巴黃必瀉參朮必補莫不顯然但病無即愈以死生之理證有假熱假寒之異上下殊方六經異治先後無容顛越輕重不得倒施愈期有久暫之數傳變有淺深之別或藥不中病反有小效或治依正法竟無近功有效後而加病者有無效未病漸除者有藥本無誤病適易劇即歸咎於藥者有藥本大誤其害未發反歸功於藥者病家者不知也醫者亦不知也因而聚訟紛紜遂至亂投藥石誰殺之誰生之竟無

一定之論此最無憑者也事既無憑則技之良賤何由而定曰有之世故  
熟形狀偉剽說多時命通見機便捷交游推獎則為名醫殺人而人不知  
也知之亦不怨也反之者則為庸醫有功則曰偶中有咎則盡歸之故醫道  
不可憑而醫之良賤更不可憑也若趙養葵醫貫之盛行於世則非趙氏  
之力所能為此也晚邨呂氏負一時之盛名當世信其學術而并信其醫彼以  
為是誰敢曰非况祇記數方遂傳絕學藝極高而功極易效極速而名極美  
有不風行天下者耶如是而殺人之術遂無底止矣嗚呼為盜之害有  
盡而賞盜之害無盡為盜不過一身誅之則人盡知懲賞盜則教天下  
之人胥為盜也禍寧有窮哉余念民命之所關甚大因擇其反經背  
道之尤者力為辨析名之曰醫貫砭以請正於明理之君子冀相與共  
弭其禍雖甚不便於崇信醫貫之人或遭謗黷亦所不惜也

乾隆六年二月既望洄溪徐大椿題

醫貫疏卷上

吳江徐靈胎洄溪著

十二官論

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肺者相傳之官。治節出焉。肝者將軍之官。謀慮出焉。膽者中正之官。決斷出焉。膻中者臣使之官。喜樂出焉。脾胃者倉廩之官。五味出焉。大腸者傳道之官。變化出焉。小腸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腎者作強之官。伎巧出焉。三焦者決瀆之官。水道出焉。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臧焉。氣化則能出矣。凡此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故主明則下安。主明二字緊頂上文主字以下文何得云別有一主以此養生則壽。殁世不殆。以為天下大昌。主不明則十二官危。使道閉塞而不通。形乃大傷。以此養生則殃。以為天下者。其宗大危。戒之戒之。至道在微。變化無窮。孰知其原。塞乎哉。消者瞿瞿。孰知其要。閉關之當。孰者為良。恍惚之數。生於毫釐。毫釐之數。起於度量。千之萬之。可以益大。推之大之。其形乃制。此書專為八味六味而作。欲表章經文。並無其說。只有心主之官一語。又是斷斷不可用。二方者。只得將命門二字增入。然後二方可為十二官之主。樂其作為之心。如此。

玩內經註文。即以心為主。愚謂人身別有一主。非心也。此開口即謂內經謂之心主之官。當與十二官平等。不得獨尊心之官為主。若以心之官為主。則下文主不明。則十二官危。當云十一官矣。此理甚明。何註經者味此耶。明明說君主則極尊之稱也。何以不得尊之。其曰十二官危者。蓋主不明。則心亦自病也。若曰十一官則主不明之病。反不在內。於義為不備矣。蓋此一主者。氣血之

根生死之關。十二經之網維也。

或問心既非主。而君主又是一身之要。然則主果何物耶。何形耶。何處安頓耶。余曰。悉乎問也。若有物可指。有形可見。人皆得而知之矣。惟其無形。與無物也。故自古聖賢。因心立論。而卒不能直指其實。論心是說心。不是說命門也。據爾言則從古聖賢當以命門立論矣。孔門之一貫。上紹精一。執中之統。惟曾子子貢得其傳。而二子俱以心悟。

而非言傳也。設以言傳。當時門人之所共聞。不應復有何謂之問也。後來子思行其傳。而作中庸。天命之

性。以中為大本。而終於無聲無臭。蓋子說不動心有道。而根於浩然之氣。而又曰難言也。而人因外感內傷

等語。與疾病何涉。即內經所云。司天運氣。義極精微。亦不過指六淫之氣。感於耳。何嘗大言欺人。耶。老氏

道經。德云。各神不死。是曰玄牝。玄牝之門。造化之根。又曰恍恍惚惚。其中有物。佛氏心經云。空中無色。無

受想。形色。無眼耳鼻舌身意。又曰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夫一也。中也。性也。浩然也。玄牝也。空中也。皆虛名

也。不得已。而強名之也。立言之士。皆可以虛名著論。至於行醫濟世。將以何味的為君主之藥。而可以綱

維一身之疾病耶。此段乃其邪說之所從出。其云一貫。大本難言。萬法歸一。皆味指命門。為言則古聖賢

極而粗通文理之人。觀之。不但不怪。且以此人為真知孔孟之學者。亦大可怪矣。此

腎有二精所舍也。生於脊脊十四椎下。兩旁各一寸五分。形如豇豆。相並而曲。附於脊外。有黃脂包。裹

白外黑。各有帶二條。上條係於心包。下條過屏翳穴。後趨脊骨。兩腎俱屬水。但一邊屬陰。一邊屬陽。越人

謂左為腎。右為命門。非也。命門即在兩腎各一寸五分之間。此本舊說。然亦影響杜撰。當一身之中。易所

謂一陽陷於二陰之中。內經云。七節之旁。有小心是也。名曰命門。是謂真君主。內經何不言命門。乃一身

之太極。無形可見。既云小心。兩腎之中。是其安宅也。按內經並無命門之說。惟靈樞經結云。太陽為根。起

目也。素問陰陽雜合論云。太陽根於至陰。結於命門。王啟玄註云。命門者。藏精光熱之說。則兩目也。經文

所指。命門皆以目言。蓋以目為五臟六腑精氣所注。故曰命門。又門者。出入開闔之地。目之精光。內營外

照。而啟閉。隨時於門字義。亦不合。其右旁有一小竅。即三焦。內經明云。上焦如霧。中焦如沤。下焦如渫。外

是其臣使之官。引過今乃以三焦為命門。臣使之官。何顛倒如此。稟命而行。周流於五臟六腑之間。而

不息。名曰相火相者。言如天君無為而治。宰相代天行化。此先天無形之火。與後天有形之火不同。決清

如何代天行事。且命門其左旁有一小竅。乃真陰。真氣也。亦無形。乃對假而言。以三焦及此竅為真火。字

真水將心火腎水為假水即上行夾脊至腦中為髓海泌其精液注之於脈以榮四末真陰之氣所

且前竅何三焦此竅又名何物耶必內注五臟六腑以應刻數亦隨相火潛行周身與兩腎所主後天有形之火不同按

精液海中到以見得從榮衛生會論中焦云此所受氣者泌糟粕蒸津液化其精微上注於肺脈乃化而為血以奉生身其

相榮衛生會論中焦云此所受氣者泌糟粕蒸津液化其精微上注於肺脈乃化而為血以奉生身其

貴於此故獨得行於經隧命曰榮氣又云上焦亦與榮俱行於陽二十五度行於陰二十五度一周也經

文鑿鑿皆指榮氣而言今乃移作腎中但命門無形之火在兩腎有形之中為黃庭無形之火前指三

水氣杜撰不倫顛倒錯亂真藥語也日足誰五臟之真惟腎為根物為五臟之假耶何褚齊賢云人之受胎始於任之兆惟命門先具有命門然

後生心心主血有心然後生肺肺主皮毛有脾然後生腎腎主骨髓有腎則與命門合二數備是以腎有

兩歧也前云命門在中腎在兩旁今又引腎與命門可見命門為十二經之主腎無此則無以作強而伎

巧不出矣膀胱無此則三焦之氣不化而水道不行矣膀胱與三焦鑿然兩府云膀胱脾胃無此則不能

蒸腐水穀而五味不出矣肝膽無此則將軍無決斷而謀慮不出矣大小腸無此則變化不行而二便閉

矣心無此則神明昏而萬事不能應矣將君主之官亦退而聽命於此所謂主不明則十二官危也此所

命門為主無忘憚己極余有一譬焉譬之元宵之熬山走馬燈拜者舞者飛者走者無一不具其中間惟

是一火耳火旺則動速火微則動緩火息則寂然不動而拜者舞者飛者走者軀壳未嘗不存也走馬燈

皆死物所以惟恃火氣衝突機關而動若五臟六腑各有生氣豈專持命門耶惟其視五臟六腑皆為死物所以後文別無治五臟六腑之方專恃一八味丸治五臟六腑之病其根皆在此也故曰汝

身非汝所有是天地之委形也引莊子文子語亦不接余所以諄諄必欲明此論者欲世之養身者治病者以命

門為君主而加意於火之一字養身補火之廣偏見况治病必視其病夫既曰立命門之火乃人身之至

寶何世之養身者不知保養節欲而日夜戕賊此火不節欲亦非專於戕賊此火倘以斲既病矣治病者

不知溫養此火而日用寒涼以直滅此火馬望其有生氣耶涼法多端原不為專用寒經曰主不明則十

二官危以此養生則殃戒之戒之余今直指其歸元之路而明示其命門君主之火命門竟指為君火乃



水中之火相依而永不相離也永不相離何以火之有餘緣真水之不足也毫不敢去火只補水以配火

壯水之主以鎮陽光上文俱為八味作地步又恐遺却六味此處忽然轉出水之不足因見水之有餘

也水有餘之病不知是專形象若虛寒人等証不得謂水之有餘若亦不必瀉水就於水中補火益火之

原以消陰翳所謂原與主者皆屬先天無形之妙非曰心為火而其原在肝腎為水而其主屬肺蓋心脾

腎肝肺皆後天有形之物也須以無形之火配無形之水直探其君主之穴宅而求之是謂同氣相求

接斯易以入也所謂知其要者一言而終也若夫風寒暑濕燥火六者入於人身以客氣也非主氣也主

氣固客氣不能入六淫未入之先專用一補服八味六味無甚害若六淫既感邪已傷正仍一概用二方

氣體如何而後製方則非補主氣反補邪氣矣能不殺人耶且無病之人亦何必服藥既服藥則必視人之

亦何得專用二方也今之談醫者徒知客者除之漫不加意於主氣何哉縱有言固主氣者專以脾胃為

一身之主焉知坤土是離火所生而艮土又屬坎水所生耶命門既太極何以又屬坎若以坎論則坎

明乎此不特醫學之淵源有自聖賢道統之傳亦自此不昧將命門為道統言而所謂一貫也浩然也明

德也假如孔子云參乎吾道是火孟子云吾善玄北也空中也太極也同此一火而已太極是一理耶為取

賢為仙為佛不過克全此火而歸之耳小子之一論闡千古之未明見者慎勿以為迂心佛我理耶為取

真乃千古之怪論宜其自稱為闡千古之未明也此篇之論專為盡天下之病皆用八味而設為聖賢

釋道三教之合一以見八味之不可不用此等亂道無一字連貫通文理之人見之宜無不知其性命之

悖即使其醫道果精見此等議論亦不為治病之藥實性命之所係一日不可廢者嗚呼吾憐趙氏

理因此益信其醫學之精而八味竟不但為治病之藥實性命之所係一日不可廢者嗚呼吾憐趙氏

者其愚更勝趙氏百倍也

陽火 金

一太極圖中之白圈相傳無二蓋陰陽未剝謂之太極今於白圈之中見有黑白二點為

陰水 木

小則古聖之書何一不後生出太極來則是易中該云易有兩儀是生太極矣太極圖可改



以言道恐心外之道非至道也余曰仔細玩經文自得之矣經曰神明出焉則所係亦重矣豈為無用哉  
 盍不觀之朝廷乎皇極殿是王者向明出治之所也乾清宮是王者向晦晏息之所也指皇極殿而即謂  
 之君身可乎蓋元陽君主之所以為應事接物之用者皆從心上起經綸故以心為主至於樓真養息而  
 為生生造化之根者獨藏於兩腎之中故尤重於腎其實非腎而亦非心也云元陽為君身是皇極殿  
 殿則不在乾清宮在乾清宮則不在皇極殿其理甚彰然則元陽到心則有心火而無腎火是君身在皇極  
 殿則不在乾清宮在乾清宮則不在皇極殿其理甚彰然則元陽到心則有心火而無腎火是君身在皇極  
 殿則不在乾清宮在乾清宮則不在皇極殿其理甚彰然則元陽到心則有心火而無腎火是君身在皇極  
 殿則不在乾清宮在乾清宮則不在皇極殿其理甚彰然則元陽到心則有心火而無腎火是君身在皇極  
 耶趙氏又從薛氏發明其要一歸之命門一歸之八味益火二字乃全書之宗旨也其提關快當親切處  
 有前此所未及者真立齋之功臣矣蘇氏所謂其父殺人之報仇其顧病機傳變轉輾相因治法逆從淺深  
 子必且行劫正此之謂也  
 異用趙氏所言皆窮源返本之論撥亂救弊功用甚大若一病之原各病之偏弊然以之  
 治敗證則神效一概證亦有補瀉寒熱虛實上下之不同若一病之原各病之偏弊然以之  
 治敗證則神效一概證亦有補瀉寒熱虛實上下之不同若一病之原各病之偏弊然以之  
 無偏遂欲執其一說而盡廢諸法亦不可行也學者識其指歸以明生化斡旋之機又當詳考古今立法  
 相因異用之故斯為十全若徒喜其直捷簡易以為高則鹵莽滅裂夫枉無窮亦非趙氏所以濟世之心  
 也此人直是欺世亦何嘗有濟世之心且彼亦並不料世  
 之盡為所欺至於如此之貽害量彼亦深悔於九原也

陰陽論

陰陽之理變化無窮不可盡述姑舉其要者言之夫言陰陽者或指天地或指氣血或指乾坤此對待之  
 理其實陽統乎陰天包乎地血隨乎氣故聖人作易於乾則曰大哉乾元乃統天於坤則曰至哉乾元乃  
 順承天古人善體易義治血必先理氣血脫益氣故有補血不用四物湯之論四物湯本為補血而設謂  
 不得專用則可謂不用則

不可如血虛發熱立補血湯一方以黃耆一兩為君當歸四錢為臣氣藥多而血藥少使陽生陰長又如失

血暴甚欲絕者以獨參湯一兩頓前服純用氣藥斯時也有形之血不能速生幾微之氣所當急固使無

形生出有形以填之生之非謂一時之氣即能生血也即老子語甚後仍當大補其血而以氣藥佐之亦非

專補蓋陰陽之要原根於無也故曰無名天地之始無引老語生無謂不倫甚生死消長陰陽之常度宣人所能損

益哉聖人裁成天地之化輔相天地之宜每遇扶陽抑陰之微權方復而先憂七日之來未濟而預有衣

和之備血脫之後已陰大虧尚欲抑之必使全無抑而後已耶且既欲抑之又何必補氣以生之蓋扶

引證皆全抑不隨口亂本防未然而治未病也使欲防其血太成而或他病耶神農嘗按陰陽

而分寒熱溫涼辛甘酸苦鹹之辨凡辛甘者屬陽溫熱者屬陽寒涼者屬陰酸苦者屬陰陽主生陰主殺

司命者欲人遠殺而就生甘溫者用之辛熱者用之使其躋乎春風生長之域一應苦寒者俱不用神農

上品藥中寒熱相半內經論司氣勝復宜寒宜熱亦相半惡古以來所傳養生方中寒熱溫涼亦間雜互

用此有目所共見乃敢肆然曰一應若寒俱不用此真受心之語據所云則神農本草宜只載溫熱諸品

其餘俱編入毒藥條內禁用不可也要或之服藥原是有毒故古人謂不必服藥內經云五穀為養五果為助五

茶為充毒藥攻邪凡藥用之不當而或太過者清之清者溫之溫者參甘草皆能殺入惟六淫七情有偏勝

則以藥白乃不問病之何因而一概禁寒用熱能不一級其五耶不特苦寒不用至於涼者亦少用蓋涼

者秋氣也萬物逢秋氣不長矣非藉以生長氣血也天上地下陰陽之定位然地之氣每交於上天之氣每交於下故地天為泰天地為否聖人參贊天地有

轉否為泰之道如陽氣下陷者用味薄氣輕之品若柴胡升麻之類舉而揚之使地道左旋而升於九天

之上陰氣不降者用感秋氣肅殺而生若瞿麥扁蓄之類抑而降之使天道右旋而入于九地之下此東

垣補中益氣湯萬世無窮之利不必降也升清濁自降矣宜乎陽降而陰升矣乃反欲升陽而降陰是欲

反泰為否也據云瞿麥扁蓄降濁降陰於九天之下又云不必降也升清而濁自降矣種背欲

以大言欺人全不思其中義理所以如此須知轉否為泰何等關係而僅以升柴瞿麥扁蓄之本無是理且

補中益氣湯不過因胃陽因濕下陷以此提出陽分耳不必著此大話頭也

年月日時皆當各分陰陽。此其大略也。獨甲子運氣內經雖備言之。往往不驗。當時大撓作甲子。即以本

年本月本日日本時為始。統紀其數如此。未必直推至上古甲子年甲子月日時為元也。將千古聖人不斷定指為無稽之談。爾知上古甲子確是何年何月大撓且不足憑。誰為可憑者。耶。小人之無忌憚。固不足責。讀者見此等荒唐而不駭。亦有傷心之疾者也。內經特明氣運有如許之

者。耶。小人之無忌憚。固不足責。讀者見此等荒唐而不駭。亦有傷心之疾者也。內經特明氣運有如許之

異。民病亦有如許之別。如此讀內經者。不可執泥。譬如大明統應選擇已定。竟將千古陰陽家言及選擇

覺痛。扶細思之。不可信乎。不可信乎。能不啞然失笑也。

陽一而實。陰二而虛。蓋陰之二從陽一所分。故曰東全體。月有盈虧。人之初生。純陽無陰。賴其母厥陰乳

哺。而陰始生。如此說則小兒止有命門並無左腎直待乳哺足方生出左腎來。蓋純陽無陰者謂小兒正

全無陰氣也。是以男子二八而精始通。六十四而精已竭。女子二七而經始行。四十九而經已絕。人身之

陰。止供三十年之受用。可見陽常有餘。陰常不足。前段要扶陽抑陰。此處又要泥縱欲者多。節欲者少。故

自幼至老。補陰之功。一日不可缺。此陰字指陰精而言。不是泛言陰血。今之四物湯補陰者。誤也。補血亦

用何必以不可補。蓋補陰補血補精。確是三項事。補陰不專指精血。言而精血則皆屬陰也。此段議論專要放出六味來。所以作此地步。

談陰陽者。俱曰氣血是矣。詎知火為陽氣之根。水為陰血之根。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則五行

蓋觀之天地間。曰為火之精。故氣隨之。月為水之精。故潮隨之。然此陰陽水火又同出一根。朝朝稟行夜

夜復命。周流而不息。相偶而不離。惟其同出一根。而不相離也。故陰陽又各互為其根。陽根於陰。陰根於

陽。無陽則陰無以生。無陰則陽無以化。從陽而引陰。從陰而引陽。各求其屬。而窮其根也。世人但知氣血

為陰陽。而不知水火為陰陽之相。能知水火為陰陽。而誤認心腎為水火之真。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

試觀之天上金木水火土五星。見在而日月二曜。所以照臨於天地間者。非真陰真陽乎。內經之論陰陽。極為明白。曰陰



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生殺之本始神明之府也又曰陽化氣陰成形又曰水為陰火為陽又曰陰陽者氣血之男女也左右者陰陽之道也水大者為陽火小者為陰陽者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生殺之本始神明之府也又曰陽化氣陰成形又曰水為陰火為陽又曰陰陽者氣血之男女也左右者陰陽之道也水大者為陽火小者為陰

既有真陰真陽何謂假陰假陽曰此似是而非多以誤人不可不知如人大熱發躁口渴舌燥非陽證乎余視其面色赤此戴陽也切其脈尺弱而無力寸關豁大而無倫此係陰威於下逼陽於上假陽之證余以假寒之藥從其性而拆之頃刻平矣如人惡寒身不離複衣手足厥冷非陰證乎余視其面色滯切其脈濇按之細數而有力此係假寒之證寒在皮膚熱在骨髓余以辛涼之劑溫而行之一汗即愈此亦有者凡此皆因真氣不固故假者得以亂其真陰威格陽陽威格陰此病變之不同何得指假陽者不足而示之有餘也假陰者有餘而示之不足也此假字又與前真字不對前所云真者謂先天真元之氣非後則前所云真乃指熱為實熱寒為實寒也天及諸臟之氣耳此乃以陰威似陽陽威似陰之證對真而言總之真字本不通之至一身之中原無所謂假陰假陽也既已識其假矣而無術以投其欲彼亦杆格而不入經曰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其始則同其終則異可使去邪而歸於正矣

五行論

以火言之有陽火有陰火有水中之火有土中之火有金中之火有木中之火陽火者天上日月之火生於寅而死於酉陰火者燈燭之火生於酉而死於寅此對待之火也水中火者霹靂火也即龍雷之火無

形何謂無形而有聲不焚草和得雨而益熾見於季春而伏於季秋原夫龍雷之見者以五月一陰生

水底冷而天上熱龍為陽物故隨陽而上升欲遷就己謀遂不顧義理如此冬至一陽來復故龍亦隨陽

下伏然則冬至前以一陽未生水底終日雷亦收聲人身腎中相火亦猶是耳平日不能節欲以至命門

火衰腎中陰盛不節慾有傷陰者非笑談者何得專指為火衰龍火無藏身之位故游於上而不歸是以

上焦煩熱咳嗽等證善治者以溫腎之藥煩熱亥救明係陰虛從其性而引之歸元使行秋冬陽伏之令

而龍歸大海此至理也奈何今之治陰虛火衰者以黃柏知母為君而愈寒其腎益速其斃良可悲哉陰

以治虛苦火寒以治實火此一定之法至庸醫之誤治原非正法也

金中火者凡山中有金銀之礦或五金埋瘞之處夜必有火光此金氣非此金鬱土中而不得越故有光

耀發見於外人身皮毛空竅中自覺針刺蚊咬及巔頂如火炎者此肺金氣虛火乘虛而現既曰肺火何

也肺家之火何得專屬皮毛凡咳嗽聲啞而熱氣悶肺痿肺經曰東方木實因西方金虛也又曰肺虛

補北方水即所以瀉南方火雖曰治金中之火而通治五行之火無餘蘊矣金中之水礦中之水銀是

也水銀乃未成之金在人身為骨中之髓至精至貴人之寶也木中水者巽木入於坎水而上出其水即

木中之脂膏巽木入坎水乃足井卦之象宜木中之水耶然則凡井中人身足下有湧泉穴湧泉屬腎何

之不同總之歸於大海天地之水以海為宗人身之水以腎為源而其所以能晝夜不息者以其有一元

之乾為太極耳一元之乾為太極試看此七字有一字連貫否醉生夢此水中之五行也明此水火之五

行而土木金可例推矣

中風論

中風之病，愚意謂邪之所湊，其氣必虛。外感者間而有之，間字當作五百年間出之間。當專主虛論，不必兼風。明說是中風，乃非但云不盡是風，并云不必兼風。當時聖人何不竟云純虛之證，反將五百年間而曰不必兼風，即有名號使人因名責實，竟作風病治，誤人不淺。耶警如論中風病，而曰不必兼風，各因寒病其所感何因，而分別治之，何等明白。穩當要其意專欲以八味六味二方治此病，則不得先以病各因寒病純虛之證也。河間東垣治中風專治本而不治風，可謂至當不易之論。既名中風，則不得先以病各因寒病是李時書具在，難各有所偏，並無學。者必須以陰虛陽虛為主。自後醫書雜出，使後學狐疑不決。陰虛用專治本不治風之說，宜可証之。虛用八味自古並無以此二方治中風者。何當醫書雜出之後，始不專用二方耶。

或問人有半肢風者，必須以左半身屬血，右半身屬氣。豈復有他說乎。曰未必然。人身臂中分陰陽水火。男子左屬水，右屬火；女子左屬火，右屬水。男子半肢風者，多患左；女子半肢風者，多患右。即此觀之，可見以陰虛為主。然亦非盡如此者。若以男女而別，蓋左屬陽而右屬陰，男陽女陰，故病亦分屬。

或問曰：當此之時，小續命湯可用乎。曰未必然。小續命湯，此仲景金匱要略治冬月直中風寒之方。即麻黃桂枝之變方也。此又亂道。直中風寒四字，已屬不接。冬月二字，又是增出。金匱第五篇載此方於中風非身體不能自收，口風惡，節條下乃風痺風，非之風與麻黃桂枝治傷寒傷風者何涉。其方下註云：治中風之證，雖亦有各經之味，然亦不過見一二現證，宜如傷寒之證，鑿可分者，如減法皆後人所疑，非金匱原方所有也。如太陽無汗於本方中，倍麻黃杏仁防風，如

有汗惡風於本方中，倍桂枝芍藥杏仁。如陽明無汗，身熱不惡風於本方中，加石膏。無汗不得用白虎，知母甘草有汗身熱不惡風於本方中，加葛根。有汗不用葛根，桂枝黃芩。如太陽無汗身涼於本方中，加附

子乾薑甘草。少陽經中有汗無熱於本方中，加桂枝附子甘草。凡中風無此四證，六經混淆，係於少陽厥陰，或肢節攣痛，或麻木不仁，每續命湯八兩，加羌活四兩，連翹六兩。此條六經有餘之表證，須從汗解。如有使溺阻隔，宜三化湯，或局方麻仁丸通利之。雖然邪之所湊，其氣必虛。世間內傷者多，外感者少，間而

卷上

有之既云邪之所湊則此方終不可輕用

考補小續命湯

麻黃 人參 黃芩 白芍 防己 桂枝 川芎 防風 甘草 附子

杏仁 石膏 當歸

傷寒論

傷寒專主仲景。凡讀仲景書。須將傷寒與中寒。分為兩門。始易以通曉。傷寒從來無人以中寒併為一病

屬兩病耶。為因年久殘缺補遺。註釋者又多失次錯誤。幸歷代考證者漸明。連陶節菴六書。吳綬蘊要三

書刊行。而傷寒之理始著。明仲景仲景書細讀本戶不足於發子於至理未暇詳辨先將傷寒中寒逐一

辨明庶不使陰陽二證混淆。此中寒其意蓋指直中陰經也。傷寒言若雜症之中寒別是一病非傷寒也

和通現種種畏寒等症。不依經傳變亦不必盡在冬月。此感胃之至重者。其法以傷寒治之。得其綱領

溫中散寒為主。亦不得概用辛熱之藥。使寒氣與熱氣相爭而無出路。則立死矣。夫傷寒治之。得其綱領

不難也。若求之多歧。則支離矣。先以陽證言之。夫既云傷寒。則寒邪自外入內而傷之也。其入則有淺深

次第。自表達裏。先皮毛。次肌肉。又次筋骨。傷寒之病腸胃。此其漸入之熱然也。若夫風寒之初入。必先太

陽。寒水之經。便有惡風惡寒。頭痛脊痛之證。寒鬱皮毛。是謂表證。三陽皆是表症。何

矣。三陽亦若浮緊無汗為傷寒。以麻黃湯發之。得汗為解。浮緩有汗為傷風。用桂枝湯散邪。汗止為解。

桂枝湯非止汗之藥。乃解肌之藥也。傷風自汗乃邪汗。汗雖出而熱仍不已。故用桂枝湯和其榮衛。仍令

微微出汗而解。此謂之正汗。但不若麻黃之發汗為稍甚耳。若云汗止則桂枝反為止汗之藥。耶。風將何

耶。若無頭痛惡寒。脈又不浮。此為表證罷而在中。中者何表裏之間也。乃陽明少陽之分。脈不浮不沈。在手肌肉之間。謂皮毛之下也。然有二焉。若微洪而長。即陽明脈也。外證鼻乾不眠。用葛根湯以解肌。脈弦而數。少陽脈也。其證脇痛耳聾。寒熱往來而口苦。以小柴胡湯和之。蓋陽明少陽。不從標本從乎中治。

也若有一毫惡寒尚在表雖入中還當兼散邪過此為邪入裏為實熱脈不浮不沈沈則按至筋骨之間

方是若脈沈實有力外證不惡風寒而反惡熱謔語大渴六七日不大便明其熱入裏而腸胃燥實也輕

則大柴胡湯重則三承氣湯大便通而熱愈矣以陰證言之若初起便怕寒手足厥冷或戰慄倦卧不渴

兼之腹痛嘔吐泄瀉或口出涎沫面如刀刮不發熱而脈沈遲無力此為陰證上文說三陽經證此處便

竟其說反以直中陰不從陽經傳入熱證治例直中陰經固宜用辛熱之品而陽經傳入三陰之證其不

經附等湯皆仲景治陽經傳入陰更當看外證如何輕則理中湯重則薑附湯四逆湯以溫之由此觀之

可見傷寒者由皮毛而後入臟腑初雖惡寒發熱而終為熱證傳入三陰亦其人必素有火者有火之人

何嘗無中寒者直入臟腑始終惡寒而並無發熱等證其人必無火者無火之人熱邪入裏仲景當時著

傷寒論不必細分別祇問其人之發表攻裏一則溫中散寒兩門判然明白何至混雜使人疑誤

素體則以傳經直中耶抑三陰宜溫之證亦陽證耶混已極

桂枝湯治太陽經傷風發熱自汗惡風桂枝芍藥甘草桂枝湯中薑棗為主要之品成無已註

方而五味何耶直去二味何耶

葛根湯赤芍葛根葱白生薑桂枝麻黃甘草大棗古時芍藥赤白不分而傷寒方亦

蓋俗醫每以白芍為收斂之品不宜用於疎表之方也然則桂枝湯亦用赤芍耶葛根之改白為赤者

湯中並無葱白傷寒論中惟少陰經中白通湯等三四方溫散腎邪用之與陽明無涉也治陽明胃經目

痛鼻乾不寐如有惡寒證本方加麻黃惡風加桂枝如正陽明腑病不惡寒有汗而渴當用白虎湯

正陽陽明腑病是胃家實也承氣湯主之仲景論之甚明若白虎則治陽

明經汗出煩渴之證與肺病迥別此最大關節經文鑿鑿誤治立死矣

小柴胡湯治少陽胆經耳聾脇痛寒熱往來口苦柴胡黃芩甘草小柴胡只載三味遺去芍

最為怪誕蓋小柴胡之得名專以有人參也用大黃則為大柴胡矣今人去參已失原方之義此經無出

况并去半夏之辛散以治煩嘔去薑棗之甘辛以和榮衛而只此三味何以治少陽諸證耶



入路不可汗下。止有此湯和解之。如兼陽明證。本方加葛根芍藥。如尚有惡寒等證。用大柴胡湯。惡寒在表。大黃宜可輕用。惟兼表兼下。往來寒熱。則可用耳。

**大柴胡湯** 表證未除。而裏證又急。汗下兼行。柴胡 黃芩 芍藥 半夏 人參 大黃 枳實 大

胡本無人參偏加入人參小柴胡原有胡參偏去人參變亂古方是何肺腸

**白虎湯** 治身熱大渴而有汗。脈洪大者。如無渴者。不可用此藥。為大忌。倘是陰虛發熱。服之者死。若五

六月暑病者。必用此方。又當省其虛實。石膏 知母 甘草 人參 竹葉 糯米 白虎湯治陽明外

熱之證。只有石膏知母甘草粳米四味。至煩渴甚者。用白虎加人參湯。又是一方。至於參竹葉同用。又是竹葉石膏湯中之藥。俱不得竟指為白虎湯也。至以糯米粳米為不典。

**小承氣湯** 治六七日不大便。腹脹滿悶。病在太陰。無表證。汗後不惡寒。潮熱狂言而喘者。此又大誤。皆屬寒邪。傷寒太陰。全篇無純用寒下之法。即有用大黃者。亦與桂枝同用。謂之溫下一用。寒涼必斃。此

後潮熱狂言等語。真乃用大黃厚朴枳實。自得狂疾發比狂談也。

**大承氣湯** 治陽明太陰證。氣法無用承五六日不大便。腹滿煩渴。并少陰舌乾口燥。日晡發熱。並無

日晡發熱之證。日脈沈實者。大黃厚朴枳實芒硝。晡發熱者。陽明也。脈沈實者。大黃厚朴枳實芒硝。

**四逆散** 治陽氣亢極。此是邪熱漸深。至於少陰。壅遏經絡。故用此以宣通之。若云陽氣亢極。則惟有急

用四逆湯以散傳經之熱。此為正解。血脈不通。四肢厥逆。在臂脛之下。若陰證則上過手肘。下過手膝。以

**此為辨也。** 柴胡 芍藥 甘草 枳實

仲景傷寒論中諸方。字字金科玉律。不可增減一字。猶之錄六經四子語。豈可擅自刪改。將杜撰之語。亂入耶。惟病增減未嘗不可。因證出入。若抄錄古文。先為變易。仍指為某方。則大亂之道矣。此人凡引錄。唐宋諸方。皆非原本。其方本非聖經。姑不置辨。乃漢以前諸方。悉不古矣。

**初病無熱。便四肢厥冷。或胸腹中滿。或嘔吐腹滿。痛下痢。脈細無力。此自陰證受寒。即真陰證。非從陽經**

傳來便宜溫之不宜少緩經云發熱惡寒者發於陽也無熱惡寒者發於陰也治宜四逆湯此又亂道之

句傷寒論開卷即載乃指寒傷傷風而言人人皆見何嘗以無熱句為陰證耶無熱惡寒乃太陽經宜麻

黃湯發汗之證四逆湯乃太陰少陰經宜溫裏之證遠隔三四經將治宜四逆湯連屬上文治正相反

根極矣腹滿腹痛皆是陰證只有微甚不同治難一概腹痛不大便桂枝芍藥湯腹痛甚桂枝大黃湯

此又殺人之術也仲景治太陰條中云大實痛者桂枝大黃湯主之此乃傳經熱邪陷入木

陰故兼表兼下若以之治直中純寒之證而用大黃則寒邪益陷而下脫其危可立待也若自利腹痛

小便清白宜溫中理中四逆看微甚用輕者五積散重者四逆湯無服者通脈四逆湯使陰退而陽復也

予又有說焉若讀傷寒書而不讀東垣書則內傷不明而殺人多矣讀東垣書而不讀丹溪書則陰虛不

明而殺人多矣讀丹溪書而不讀薛氏書則真陰真陽不明而殺人多矣此又隨口亂道矣豈有仲景

理至真陰真陽則尤為那說從古無真陰真陽之論此乃薛氏自創之邪說已前諸公豈能預料後世有

創造邪說之人而先講明之邪蓋仲景論傷寒則說陰虛傷寒中何得以內傷立論東垣論內傷則說內

傷內傷中何得以陰虛立論丹溪論陰虛則說陰虛傷寒中何得以真假立論彼東垣曰邪之所湊其氣

所謂真者指腎中之陰陽也然謂五臟各有陰陽則可謂腎為真陰為假則不可東垣曰邪之所湊其氣

必虛世間內傷者多外感者間而有之此間字當作五百年間出之間甚言其無外感也明云非外感

則邪是何邪湊將安湊耶若五百年間出之間則是千中東垣脾胃論與夫內傷外感辨深明飢飽勞逸

無一直云內傷中無傷寒可矣何又入傷寒條內耶傷之類傷寒者不可從傷寒治並非以為內傷多

發熱等證俱是內傷悉類傷寒切戒汗下東垣原指內傷之類傷寒者不可從傷寒治並非以為內傷多

外感少只須溫補不必發散外感多而內傷少者溫補中少加發散以補中益氣湯一方為主加減出入

如內傷兼傷寒者以本方加麻黃兼傷風者以本方加桂枝兼傷暑者本方加黃連兼傷濕者本方加羌

活查東垣脾胃論調中益氣湯下並無此等加減法不知出於何書當時方法之亂原自東垣啟其端然

簡便之路為下愚立法則必自高於下愚之境蓋醫者人實為萬世無窮之利東垣特發明陽虛發熱一

命所關固至難極重之事原不可令下愚之人為之也然世間真陰虛而發熱者十

門也外越之證則又與傷寒無異傷寒桂枝麻黃二證俱在宜有反不及論何哉今之一見發熱則曰傷寒須用

之六七亦與傷寒無異傷寒桂枝麻黃二證俱在宜有反不及論何哉今之一見發熱則曰傷寒須用

發散發散而斃則曰傷寒之法已窮奈何。宜知丹溪發明之外。尚有不盡之旨乎。予嘗於陰虛發熱者。見

其大熱面赤口渴煩燥與六味地黃大劑一服即愈。若係有外邪者服六味未必即死而病必無愈期余

首而批此書若其偶愈者則必其邪氣甚微兼有浮火之人耳如見下部惡寒足冷上部渴甚燥極或欲飲而反吐即於六味湯中加肉

桂五味甚則加附子。冷飲下嚥即愈。此陽虛之證附桂原不禁用但或邪氣未盡則熱地五味芫肉俱能留邪為害也且舉傷寒口渴一證言之

邪熱入於胃府消耗津液故渴恐胃汁乾急下之以存津液其次者但云欲飲水者不可不與不可多與

並無治法縱有治者徒知以苓連知柏麥冬五味天花粉甚則石膏知母以止渴此皆有形之水以沃無

形之火安能滋腎中之真陰乎。若以六味地黃大劑服之其渴立愈。何至傳至少陰而成燥實堅之證乎

口渴宜下有二證一則熱邪在陽明一則熱邪傳少陰下之所以驅邪使出也若以熱地芫肉補之飲之

安有不死者况六味為腎經滋補之藥當邪火未入少陰之時反引少陰使邪氣收斂而無出路從之

之後雖小疾亦無愈期而多變證矣近日痛醫凡遇有邪而用此藥者以發百藥既成躁實堅之證仲景

故不咎其用六味之害反以為曾用過六味而猶不效真絕證也嗚呼傷哉既成躁實堅之證仲景

不得已而以承氣湯下之此權宜之霸術然諄諄有虛人老弱人之禁故以大柴胡代之八味湯即仲景

而為六味諒亦可深思而得之乃計不出此而造承氣之霸術又自知此方之為害造大柴胡代之仍就

不離大黃等峻藥其識與仲景之愚味誤人如此嗚呼下愚之無忌憚至於此極真病狂之人本不足與

辨所以辨者為天下不察也陶氏以六一順氣湯代之宜以二湯為平易乎代之而愈所喪亦多矣况不

愈者十之八九哉。六味者當時若多用六味地黃散子大劑服之。取效雖緩其益無窮。果得傷寒死

陰虛發熱者小便必少大便必實。其上證口渴煩躁與傷寒無異。云與傷寒無異則實非傷寒矣前後背謬如此彼之承氣者不

過因亢則害下之以承真陰之氣也。真陰之氣如予今直探其真陰之源而補之如亢旱而甘霖一施土

木皆濡頃刻為清涼世界矣。何不可哉。况腎水既虛矣。復經一下之後萬無可生之理。如果腎虛之證則

從未嘗以承氣治虛勞如徐傷寒則仲景慎之慎之吾為此懼故於補天要論中詳言之

當日用承氣亦不一矣竟無一生者耶慎之慎之吾為此懼故於補天要論中詳言之

合而言之真知其為陽虛也則用補中益氣湯。陽虛者最懼越上為害反用升柴以提之乃速之死也東

垣製此方為胃腸下陷而設非泛損陽虛也如此誤解即

東垣亦不暇真知其為陽虛虛中也則用附子理中湯直知其為陰虛也則用六味腎氣湯如有邪真知  
其為陰虛無火也則用八味腎氣湯不得用其間有似陰似陽之假證也則用寒因熱用之法從之不可  
少誤也以補正為主不可攻邪正氣得力自然推出寒邪汗出而愈前此之說不辨邪之有無已屬糊塗  
寒只將六味八味二方大劑與服使熱地桂枝等發汗而愈將仲景當日一攻之一字仁人之所惡也  
片苦心十年奉為章程者一齊抹却下惡之無忌憚至此而極可悲也夫  
攻之善戰者服上刑傷哉仲景  
攻然乎百戰百勝戰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曰善戰者服上刑殺無赦矣  
呂氏曰正氣得力二句灼然妙理與景岳論參看更明自然二字妙甚從東垣補中益氣論來此等絕滅  
獨有會心贊嘆如此其肺腸亦不可問矣  
天理之談

溫病論

治溫病者將如何予有一法經曰不惡寒而渴者是也不惡寒則知其表無寒邪矣曰渴則知其腎水乾  
枯矣溫病非少陰之證且渴者多蓋緣其人素有火者冬時觸冒寒氣雖傷而亦不甚惟其有火在內寒  
亦不能深入所以不即發而寒氣伏藏於肌膚溫是天氣非指人之本體也如此說將無火之人  
三四月愈時既久大為寒鬱於中亦久將腎水熬煎枯竭從無外感之邪藏於蓋甲木陽木也藉癸水而  
生腎水既枯至此時強木旺無以為發生滋潤之本故發熱而渴非有感冒也又云非有感冒何前後  
也海藏謂新邪換出舊邪非也  
之藥舒其木鬱隨手而應此方活人者多矣柴胡為少陽珠散之藥加入腎經滋補藥中特引六味入少  
可入六味中乃柴胡反可予又因此而推廣之凡久時傷寒者亦是鬱火證傷寒之義已絕徒曾致人外不  
入六味真後心之故也溫病無火者便是直中天下竟無傳經正傷惟其有火故由皮毛而肌肉而臟腑傷  
直中矣有火者變為溫病無火者便是直中天下竟無傳經正傷惟其有火故由皮毛而肌肉而臟腑傷  
無不由皮毛且直中是至微之證豈可派定無火人必患此耶  
必有火之人為然  
令人皆曰寒邪傳裏寒變為熱既曰寒邪何故入內而反為熱又何為而能變熱耶

不知即是本身之火為寒所鬱而不得泄一步反歸一步日久則純熱而無寒矣所以用三黃解毒解其  
 火也升麻葛根即火鬱發之也三承氣即土鬱奪之小柴胡湯木鬱達之也此理甚簡而易只多了傳經  
 六經諸語支離多歧傳經之說自內經熱論及仲景傷寒論諸書相傳以來數千年守之不變淺學  
 不能全窺少有所誤非殺人即窮效然無有能出範圍者今乃敢肆然以為無傳經  
 六經等法且譏詈古聖以為支離多歧此天理絕滅之談原凡雜證有發熱者皆有頭疼項強目痛鼻乾  
 無足辨但恐世之崇信者終無悟日故又不能已於言也雜證原不必守定傷寒法但傷寒諸方加減出入余  
 腸痛口苦等證何必拘為傷寒高傷寒方以治之也雜證原不必守定傷寒法但傷寒諸方加減出入余  
 於冬月正傷寒獨麻黃桂枝二方作寒鬱治亦鬱其餘但不惡寒者作鬱火治也此二語專為欲用道途  
 散而此不佞之創論也聞之者孰不駭然吐舌及閱虞天氏醫學正傳傷寒篇云有至人傳曰傳經傷寒  
 是鬱病如此亂道不知  
 是鬱病是何等之人余一見之不覺竊喜以為先得我心之同然及考之內經帝曰人傷於寒而傳為  
 熱何也岐伯曰寒氣外凝內鬱之理何等文字腠理堅緻玄府閉密則氣不宣通濕氣內結與濕  
 何涉中外相  
 薄寒感熱生寒極生熱改為寒  
 成熱生便不接故人傷於寒轉而為熱汗之則愈則外凝內鬱之理可知觀此而余以傷  
 寒為鬱火者不為無據故特著鬱論一篇此偽造內經又怪異之極者內經熱論云人之傷於寒也則為  
 其狀下文岐伯即以傷寒傳經及兩感病狀分別言之太明白詳悉何嘗有外凝內鬱等語  
 憚已極至云傳而為熱尤不曉人事蓋傷寒第一日之太陽即已發熱不必傳也故本經名偽造經文無足  
 所以上文造出有火無火等邪說也

鬱病論

內經云木鬱則達之。火鬱則發之。土鬱則奪之。金鬱則泄之。水鬱則折之。然調其氣過者折之。以其畏也。  
 所謂瀉之。內經五法之註乃出自張子和。非啟玄舊文。故多誤。無稽之談。隨子既改釋其誤。又推廣其  
 義。以一法代五法。五法自古無一法可代幾法者。若爾此書何止可代神而明之。屢獲其效。故表而書之。蓋  
 東方先生木者生生之氣。即火氣。空中之火。附於木中。木鬱則火亦鬱於木中矣。非空中矣。不特此也。



火鬱則土自鬱。土鬱則金鬱。而水亦鬱矣。然則非五鬱也。此五行相因自然之理。惟其相因也。予以一方治

其木鬱。則諸鬱皆因而愈。一方者何。道遠散是也。方中惟柴胡薄荷二味最妙。蓋人身之膽木乃甲木。少

陽之氣。膽不以只是肝氣尚柔軟象草穿地始出而未伸。此時被寒風一鬱。何以鬱必。即萎軟抑遏而不能上

伸。不能上伸。則下剋脾土。而金水併病矣。何以一病。惟得溫風一吹。鬱氣即暢達。蓋木喜風。肝為風藏。最

喜風。搖則舒暢。若寒風則畏矣。溫風者。所謂吹面不寒楊柳風也。木之所喜也。柴胡薄荷辛而溫者。柴胡

正風之藥。非即風也。真乃亂道。惟卒也。故能發散。溫也。故入少陽。立方之妙如此。其甚者。方中加左金丸。左金丸止黃

連。吳茱萸二味。黃連但治心火。吳茱萸氣燥。黃連獨非寒藥乎。且肝最畏燥。肝之氣亦燥。同氣相求。故入

肝以平木。何反能平之。木平則不生心火。火不刑金。而金能制木。不直伐木。而佐金以制木。此左金之所

以得名也。此又法之巧者。然猶未也。一服之後。繼用六味地黃加柴胡芍藥。服之以滋腎水。俾水能生木

此處入要生木。前後顛倒如此。倘生木而心火又旺。銷鑠肺金。左金又無用矣。其意專為要用六味而覺證六味斷難下。所以立出生生木一法。來則六味又為必用之方。作偽心勞亦可憐也。道遠散

者。風以散之也。地黃飲子者。雨以潤之也。木有不得其天者乎。此法一立。木火之鬱既舒。木不剋脾土。且

土亦滋潤。無燥熯之病。金水自相生。予謂一法可通。五法者如此。必牽連說下方。可一法代五法。否則又要立一方矣。宜惟是哉。推

之大。千之萬之。其益無窮。凡寒熱往來。似瘧非瘧。惡寒惡熱。嘔吐吞酸。嘈雜胸痛。眩脇痛。小腹脹悶。頭

暈盜汗。黃疸瘧。疝氣。瘰癧。泄等證。皆對證之方也。一法可代諸病。法推而至於傷寒傷風。傷濕。除直中。凡外感者

但作鬱看。嗟呼。古人治病。不但病名之異者。各有治法。即一病之中。亦千頭萬緒。種種各別。乃竟以一方

了之真傷心。以道遠散。加減出入。無不獲效。如小柴胡湯。四逆散。羌活湯。大小同異。然不若此方之響應

也。神而明之。變而通之。存乎人耳。所謂神明變通。倘一服即愈。少頃即發。或半日或一日。又發。發之愈頻

愈甚。此必庸下寒上熱之假證。醫者總用六味。此等以熱實寒之證。其所此方不宜復投。當改用溫補之劑。如

湯虛以四君子湯加溫熱藥陰虛者則以六味湯中加溫熱藥甚者尤須寒因熱用少以冷藥從之用熱藥冷探之法不則拒格不入非惟無益而反害之病有微甚治有從逆玄機之士不須子贅

古方道遙散 柴胡 薄荷 當歸 芍藥 陳皮 甘草 白朮 茯神

呂氏曰六味加柴芎亦立齋法也合道遙散謂腎肝同治但立齋去芍藥趙氏單用芍藥為不同二方同用萬無

此理薛氏本庸醫之首經此二人一表章尤誤人無盡矣

呂氏又曰以加味道遙散六味丸治鬱邪說自薛長洲始也之宗然長洲之法實得之丹溪越鞠之芎藭即道

遙之歸芎也越鞠之蒼朮即道遙之白朮也越鞠之神麴即道遙之陳皮也越鞠之香附即道遙之柴胡

也越鞠之梔子即道遙之加味也但越鞠峻而道遙則和矣越鞠燥而道遙則潤矣此則青出於藍後來

居上亦從古作述之文凡如東垣之補中益氣比枳朮萬全無弊矣然豈可謂枳朮之謬而禁不用哉此

議論不但明未庸醫之技量盡見而呂氏之分毫亦不曉亦和盤托出矣古人治病一病有一病之方一

有方之藥一藥有一藥之性一藥增損方名即別七情六淫各有專治譬如父子夫婦有一病之方一

合者分毫不可假借肉桂不容易以附子黃連何得以易石膏此醫道之所以難也今云此藥即可當某

藥倫有人曰某人即我之父也某人即我之夫也人盡以為亂倫矣為此說者於古人治病之法立方之

義用藥見妙何嘗夢見哉

醫貫疏卷下

吳江徐靈胎洄溪著

論血證

六淫中雖俱能病血。其中獨寒氣致病者居多。寒氣致病亦間有之。偏何也。蓋寒傷榮。風傷衛。自然之理。又太陽寒水少陰腎水俱易以感寒。一有所感。皮毛先入。肺主皮毛。水冷金寒。肺經先受。血亦水也。故經中之水與血一得寒氣。皆凝滯而不行。致嗽帶痰而出。問其人必惡寒。切其脈必緊。視其血中。問必有或紫或黑數點。此皆寒淫之驗也。以上數證。熱極之病。何醫者不詳審其證。便以為陰虛火動。而概用滋陰降火之劑。病日深。死日迫矣。余嘗用麻黃桂枝湯而愈者。數人皆一服微汗而愈。蓋汗與血一物也。而奪血者無汗。奪汗者無血。此二語。出靈樞經。榮衛生會論。專為汗血一類。故脫血者。必出於汗。之證。其顛倒至於此極。而呂氏偏以至理二字贊之。處人說。余讀蘭室秘藏而得此意。因備記以廣其傳。

麻黃桂枝湯

人參

麥冬

桂枝

當歸

甘草

黃耆

白芍

五味子

此方出

東垣

蘭

下

室秘藏治吐血。門寒鬱為火。而得吐血。證者。仍從表散。原不害製。方之義。味乃散者。斂者。寒者。熱者。上者。下者。兼顧本原。亦須擇其兩不相礙者。一人齊并用。將此劑。何所適從哉。蓋藥既散。生人固難殺。人亦不易。服者。重者。表者。裏者。燥者。潤者。有之。但古聖立法。原有所定。法最嚴。謹至唐。一專重。藥性。規矩。畧。寬。然。古法。仍不。甚。失。至。宋。未。猶。有。存。者。自。東。垣。出。而。法。度。乃。遂。蕩。然。特。功。夫。願。深。自。成。一。家。推。崇。已。久。有。言。不。信。惟。願。天。下。後。世。將。內。經。及。金。匱。傷。寒。等。書。沈。潛。參。究。有。得。於。心。自。能。明。辨。其。是。非。也。客。曰。吐

血可用辛熱為扶陽抑陰始聞命矣。然後有真陰真陽之說。可得聞乎。曰。世之言陰陽氣血盡之矣。誰則

宜知火為陽氣之根。水為陰血之根乎。陰陽屬二氣。水火屬五行。吾所謂水火。又非心腎之謂。人身五行

之外。另有一無形之火。無形之水流。行於五臟六腑之間。陰陽二氣。內經言之。不一謂之氣。自然無形。謂

妙之說。以欺世。其惟其無形。故人莫知。試觀之。天日為火之精。故氣隨之。月為水之精。故潮隨之。當無形

如星家看五行者必以太陽太陰為主然此無形之火又有一太極為主宰將辛熱之藥補則又微乎微矣此天地之正氣而人得以生者是立命之門謂之元神無形之火謂之元氣無形之水謂之元精

寄於兩腎中間故曰誰如此五臟之中惟腎為真餘臟皆假此真水真火真陰真陽之說也 又問曰真

陰真陽與血何干乎曰子但知血之為血而不知血之為水也人身涕唾津液痰汗便溺皆水也獨血之

水隨火而行故其色獨紅腎中之真水乾則真火炎血亦隨火而沸騰腎中之真火衰則真水盛血亦無

附而泛上從未聞有真水盛而得病者大無附而升理之所惟水火莫其位而氣血各順布焉故以真

陰真陽為要也 薛立齋遇張東谷談命時出中庭吐血一二口云久有此證逼勞即發余意此勞傷肺

氣其血必散視之果然與補中益氣湯加門冬五味山藥熟地茯神遠志服之而愈 呂氏云此證令人

必混入歸脾矣看古人分明不苟處勞傷肺氣吐血用歸脾湯間或有之但斷不用補中益氣耳况補

於古人製方之義全失謬種流傳至趙氏等而極真堪痛者也與升柴同惟薛氏效法東垣者用

方與選藥原屬二道苟其藥不盡與病相反一味宜竟不致也藥是而不成方或能速愈或不

全愈或愈而有弊耳非謂製方無其人參竟不補附子竟不熱也惟急證是而不成方或能速愈或不

方無明受其害而諱言者 知其無明受其害而諱言者 知其無明受其害而諱言者

論八味丸 八味丸 治命門火衰不能生土致脾胃虛寒飲食少思大便不實下元衰憊臍腹疼痛夜多漩溺等證

熟地 山藥 丹皮 茯苓 澤瀉 肉桂 附子 按八味丸中凡五見一

見於第五篇云治脾氣上八少腹不仁再見於第六篇云虛勞腹痛少腹拘急小便不利者中凡五見一

主之三反第一十二篇亦云夫短氣有欲為多蓋腎者水藏凡水病皆轉於腎利小便者利小便者利小便者

主之觀此五條皆少腹脹滿寒濕之疾為多蓋腎者水藏凡水病皆轉於腎利小便者利小便者利小便者

總以通腎氣利小便為主此八味之正義也熟地黃肉桂等藥之為補先附子桂等藥之為補先附子桂等藥之為補





澤瀉 地黃山藥澤瀉皆潤物也此方所補之水無形之水六味有形之藥何能以補無形之物愈說得高妙愈淺陋矣物之潤者亦

無形此又亂道之至者何必物之潤者皆無形然則天下有形之物皆極燥者耶故用之 呂氏曰明薛新甫治陰虛火動用丹溪補陰法不

驗者以六味代之立應自此以來為補陰之神方矣趙氏得力於薛氏醫案而益闡其義觸處旁通外邪

雜病無不貫攝外邪雜病一治盡補而有知識者決不為此言而六味之用始盡然趙氏加減之法甚嚴又稍異於薛氏高鼓峰

嘗詳論兩家加減之法而附以己意呂氏之學實得之高鼓峯高鼓峯則首宗趙氏之人也呂氏因信高

醫且記兩方可治盡天下之病愚夫又甚樂從貽害遂至於此極所以罪首禍魁高不能辭之故而承流揚

彼呂之造孽更無窮世所刻鼓峯心法高呂醫案等書一派相承辨之不勝之辨知趙氏之謬則除者自

能知以授其門人甚辨今述之左 六味丸薛氏一變而為滋腎生肝飲用六味減半分兩而加柴胡白

朮當歸五味合道遙而去白芍藥加五味合都氣意也柴胡白朮自是二藥何以見得必以生肝故去芍

藥而留白朮甘草以補脾六味方中何以補脾者生金而制木也以制為生相生之法別是一義不得如

制木遠隔幾載則六味補天地自然之序也又一變而為人參補氣湯其義愈變化無窮此講若云白朮補脾生金而

妙去澤瀉而加參耆朮歸陳皮甘草五味門冬參耆朮陳皮又夫白朮之與六味其化相反焉得合之曰

從合生脈來生脈中無白朮且何則有自然相通之義借茯苓以合五味異攻之妙此一茯苓何

黃耆以合養血之奇知其必從此來耶則有自然相通之義借茯苓以合五味異攻之妙此一茯苓何

便也非生小生脈之所由來既當生脈異攻之可以轉入也且水生高原氣化能出肺氣將敗故作渴不調此

所以急去澤瀉而生金滋水復崇土以生金其苦心不可不知哉枉勞又一變而為加味地黃丸又名抑陰

地黃丸陰如何放肆加生地紫胡五味復等其分愈出奇矣柴胡從道遙來生地從固本來五味仍合

都氣道乃必指一方某藥從某方來則六味之中熟地從何方來黃肉從何方來耶其曰耳內癢痛或服

昏痰喘或熱渴便澀而總為肝腎陰虛則知其陰虛半由火鬱而致也柴胡以陳之鬱火非生地不能涼

用五味仍瀉丁以補金。補金以生水也。曰抑陰非疎不可。疎之所以抑之。生地涼血。便有瀉義。瀉之所以抑之也。前地又是瀉陰之藥。非但又一變而為九味地黃丸。以赤茯苓換白茯苓。加川棟子。當歸。史君子

川芎。此更怪之怪者。史君子治小兒疳蟲。俱在腸胃之中。若同六味入腎。將府盡是直瀉厥陰風木。蟲已入腎耶。又川芎乃升提之品。將提六味於何處耶。抑欲令川芎亦入腎也。盡是直瀉厥陰風木

之藥。仍是肝腎同治之法。緣諸疳必有蟲。皆風木之所化。肝有可伐之理。但伐其子。則傷其母。故用六味以補其母。去澤瀉者。腎不宜再洩也。趙氏則以為六味加減法。須嚴其善用六味。雖薛氏啟其悟端。而以上變化。概未透其根底。故盡廢而不能用。見其能合當歸紫胡而去芍藥。則反用芍藥為疎肝益腎。此則其聰明也。乃謂白朮與六味水土相反。人參脾藥不入腎。此二句乃趙氏一障之明。但不其論亦高簡嚴

密。然細參薛氏畢竟趙氏拘淺。薛氏諸變法。似乎寬活。然其實嚴密。學者當善悟其妙。薛氏諸加減法。各蓋從之。亦非必能知其謬也。其意蓋以為六味一方不必多用。加減之法。而已無病不治。耳。然其以薛之

加減為未嘗不可。謂其無一障之明。乃呂氏又以方不為然。而轉崇薛氏。則其昏憤更甚。於趙氏之

方有並用上法。大小燥熱相急。補瀉內外升降氣血。陰陽輕重奇偶種種不同。絲毫不可假借。其間

也。字從某書來。此者字從某文來。宜不令人憤飯耶。呂氏述其說。而補之。某方如有可假借。其間

以意通之大旨。以肝腎為主。而旁救脾肺。則安頓君相二火。不必提起。而自然帖伏矣。亂道一篇到底。是其心殆如

八味丸說  
君子觀象於坎。而知腎中具有水火之道焉。夫一陽居於二陰為坎。此人生與天地相似也。今人入房。感而湯事。易舉者。陰虛火動也。陽事先痿者。命門火衰也。真水竭則隆冬不寒。真火息則盛夏不熱。素問調

陽虛則外寒。陰虛則內熱。湯成生外熱。陰成生內寒。蓋陰陽或偏。則畏寒畏熱。此之謂病。若隆冬不寒。盛夏不熱。是方也。熱地山萸丹皮澤瀉山藥茯苓皆濡潤之品。俱不得為潤藥。所以能壯水之玉肉桂附子辛潤之物。能於水

中補火所以益火之原。水火得其養則腎氣復其天矣。益火之原以消陰翳。即此方也。蓋益脾胃。肉並不

相火龍雷論

火有人火有相火。人火者所謂燎原之火也。遇草而熱。得木而燔。可以濕伏。可以水滅。可以直折。黃連之屬。可以制之。相火者。龍火也。雷火也。得濕則熾。遇水則燔。不知其性。而以水折之。以濕攻之。適足以光燄燭天。物窮方止矣。識其性者。以火逐之。則燄灼自消。炎光撲滅。今人率以黃柏治相火。是水滅濕伏。龍雷之火愈發矣。龍雷之火。每當濃陰驟雨之時。火燄愈熾。或燒燬房屋。或擊碎木石。其勢誠不可抗。惟太陽一照。火自消滅。此得水則熾。得火則滅一驗也。桂附引火歸原引之下。達耳是補龍雷之火。非滅之也。不顧文專以天言以惑愚人耳。

陰虛發熱論

世間發熱類傷寒者數種。至於勞心好色。內傷真陰。真陰既傷。則陽無所附。故亦發熱。其人必面赤煩燥。口渴引飲。骨痛脈數。而大或尺數。而無力者是也。惟丹溪發明補陰之說。以四物湯加黃柏。知母。此用血藥以補血之不足者也。世襲相因。屢用不效。何耶。蓋因陰子認不真。誤以血為陰耳。當作腎中之真陰。即先天也。內經曰。諸寒之而熱者。取之陰。諸熱之而寒者。取之陽。所謂求其屬也。王太僕先生註云。大寒而盛熱之。不熱是無火也。大熱而盛寒之。不寒是無水也。又云。倏忽性來。時發時止。是無火也。晝見夜伏。夜見晝止。時節而動。是無水也。當求其屬而主之。無火者。宜益火之原。以消陰翳。無水者。宜壯水之主。以鎮

陽光。必須六味八味二丸出入增減。以補真陰。此又自造王太僕語。而誤者。諸寒之五向出。素問至真要。曰。求其屬。於此。五句是原文。餘增出者。注大意。蓋謂熱病。而以寒藥治之。所謂壯水之主。以制陽光。故其寒。當於陰分。益其原。文不可。火則陰盛。而陽分。益其源。亦通。行強。腎之陰。壯而。自衰。亦明。指心。為。陽。用。藥。治。

陰即經文司天運氣以心為火腎為水之說並不指腎中之陰陽也專指腎言已屬不倫又造出無數亂道且指出必類六味八味九一句似亦是王太僕之言何等荒唐自此說行人竟以益火之添二句鑿鑿指腎經言而六味八味莫不究其以屢用屢效若有產後及大失血後陰血暴傷必大發熱亦名陰虛發求不易之神方矣嗚呼豈不究哉

熱此陰字正謂氣血之陰若以涼藥正治立死正所謂象白虎湯證誤服白虎湯必死當此之時偏不用四物湯有形之血不能速化幾希之氣所宜急固須用獨參湯或當歸補血湯使無利生出有刑來血亦脫故急固其氣不使脫盡乃可用大補之劑非始終用參亦非一用此陽生陰長之妙用不可不知也或問曰子之論則詳矣氣血虛弱均是內傷何以辨之予曰悉乎子之問也蓋虛陰者面必赤無根之火戴於上也若是陽證火入於內面必不赤實熱之證陽明火旺面赤腎火其口渴者腎水乾枯以水自救也渴最甚但口雖渴而舌必滑脈雖數而尺必無力甚者尺雖洪數而按之必不鼓此為辨耳雖然若問其人曾服過涼藥脈亦有力而鼓指矣戴服蒼云服涼藥而脈反加數者火鬱也宜升虛人敗證總無外法云宜溫則得宜補切忌寒涼犯之必死臨證更宜詳辨毫釐之差枉人性命慎哉

### 效咳論

外感風寒而效咳者今人率以麻黃枳殼紫蘇之類發散表邪謂從表而入者自表而出如果係形氣病氣俱實者一汗而愈若形氣病氣稍虛者宜以補脾為主治嗽正與補脾相反安見有外感效嗽而用者尤等藥者而佐以解表之藥補脾中如何容得解表之何以故蓋肺主皮毛惟其虛也故腠理不密風邪易以入之若肺不虛邪何從藥宜立方之盡不通也問其何古人所以制參蘇飲中必有參人參本不為補脾而設且桂枝湯中有芍藥而一耶然則竟不必問其何所以制參蘇飲中必有參人參本不為補脾而設且桂枝湯中有芍藥甘草解表中兼實脾也家註甚明且桂枝亦非治傷寒諸脾實則肺金有養皮毛有衛已入之邪易以出邪已在內而補之則補邪矣世有賊未去而堅築牆垣以為後來之邪無自而入矣若專以解表則肺氣益虛腠理益疎外邪乘間而來者何時而已耶須以人參黃耆甘草以補脾兼桂枝以驅邪此亦非效

醫 卷下 四

之此予謂不治肺而治脾虛則補其母之義也。此句不如此解蓋此乃隔二隔三之治以治藏邪仁齋  
直指云肺出氣也腎納氣也肺為氣之主腎為氣之本凡嗽嗽暴動引百骸自覺氣從臍下逆奔而上  
者此腎虛不能收氣歸元當以地黃丸安腎九主之。此亦當問其母徒從事於肺此虛則補子之義也子補  
未如余又有說焉五行之間惟肺腎二藏母盛而子宮受邪且感則何以反受邪何則肺主氣肺有熱則  
氣得熱而上蒸不能下生於腎而腎受邪矣。而不生不從何來腎既受邪則肺益病此又何也蓋母藏子宮  
子隱母胎凡人肺金之氣夜卧則歸藏於腎水之中今因肺愛心火之邪以增出來欲下避水中而腎水乾  
枯有火。又有火無可容之地於是復上而病矣是肺自病即是邪病耶若是肺病肺氣歸肺不得病  
吐血論

吐血論

問吐血多起於嗽嗽血者肺病也方家多以上止嗽藥治肺兼治血而不效何也曰諸書雖分效血嗽  
血出於肺咯血唾血出於腎余謂效嗽咯唾皆出腎蓋腎脉入肺循喉嚨挾舌本其支者從肺出絡心注  
胸中故二臟相連病則俱病而其根在腎吐血五藏皆有獨肺為多偏要誠皆腎病無肺病講論病源為  
則不可下焦之血必由效吐也謂肺病必關於腎耳不可與趙氏何思每病非此不過也其所以專指為腎  
者不過獨欲用六味八味吐也謂肺病必關於腎耳不可與趙氏何思每病非此不過也其所以專指為腎  
干涉必將此病牽到假借者於是此二方不可須臾離矣故吾謂醫者亡明之歎書云在下為精也  
夫陰陽太極則處處可假借者於是此二方不可須臾離矣故吾謂醫者亡明之歎書云在下為精也  
液論云天地定位水位乎中消天地亦有水焉在上為痰在下為水遺書云在下為精也  
皮為血從毛竅中出為汗可見痰也水也血也一物也此又失褚氏之意文者亦其動人血如古下皆有水  
之帶痰而出者乃腎水挾相火炎上也。既是一物則指為痰惟六味地黃丸獨補腎水如古下皆有水  
用無此等則未性不寒涼不損脾胃久服則水升火降而愈又須用人參補肺嗽者禁  
嘗不可用也蓋滋其上原也



喘論

經云諸喘皆屬於上。又云諸逆上衝皆屬於火。故河間叙喘病在於熱條下。華院云肺氣盛為喘。活人書云氣有餘則喘。後世集證類方不溫遵此而不已。獨王海藏辨云氣盛當作氣衰。有餘當認作不足。肺氣盛與有餘則清肅下行。豈復為喘。以其火入於肺。炎燥真陰。衰與不足而為喘焉。或衰二字誤解不得經則虛故凡言盛者皆指邪氣凡言虛者皆指精氣凡盛虛有二種有外感及別藏之氣衰少而虛者病情不同或實精氣每異之氣血結聚而感者極易外感及別藏之邪消伐而虛者有本經之氣血衰少而虛者病情不同或實精氣每者聚紛絃十字極淺極易外感及別藏之邪消伐而虛者有本經之氣血衰少而虛者病情不同或實精氣每即至言肺中之火又屬一偏六海藏之辨。超出前人發千古之精奧。惜乎起其端。未竟有火之所由來。愚謂火之有餘。水之不足也。此專為要用六味然外來陽之有餘。陰之不足也。凡諸逆衝上之火皆下焦衝任相火出於肝腎者也。故曰衝逆腎水虛衰相火偏勝壯火。食氣銷鑠肺金。高得而不喘焉。內經云腎者喘也。喘何嘗不屬腎。舍此明證。反引支離之說。愈無頭腦。但須用六味地黃加門冬五味大劑煎飲。以壯喘雖屬腎。而因各不同。治法亦異。非六味一方所能盡耳。

水之主。能下達且氣逆逆升終無愈期矣。則水升火降而喘自定矣。蓋緣陰水虛故有火。有火則有痰有痰則效嗽。效嗽之甚則喘。病六味一證。方豈不孟浪。

喉咽痛論

喉咽痛論

喉與咽乃一身之緊關。靈鑿也。經曰足少陰所生病者。口渴舌乾。咽腫上氣。嗑乾及痛。素問云邪客於足少陰之絡。令人咽痛不可納食。又曰足少陰之絡循喉嚨通舌。本凡喉痛者皆少陰之病。此又亂道靈素陰少陽足陽明手少陽少陰諸經皆有咽喉之證。今皆抹殺。專指為腎經之疾。然後可獨用六味。八味真苦也。但有寒熱虛實之分。少陰之火如奔馬逆衝到咽喉緊鎖處。氣鬱結而不得舒。故或腫或痛也。其證必內熱口乾。面赤痰涎湧上。其尺脈必數而無力。蓋緣腎水虧損。亦有實相火無制而然。須用六味地黃門冬五味大劑作湯服之。九痛之挾風火者十居八

之百不一生如辛酉壬戌之間咽喉痛者十人而五不但服温燥之藥者立斃即清凉之藥而火又有色  
加重濁者尚且不救余治以百數皆以辛寒清法疎散之藥不失一人若依此方無一治者矣  
怒過度元陽虧損無根之火遊行無制客於咽喉者須八味腎氣丸者不遇陽明有火大劑煎湯水冷與飲  
使引火歸原庶幾可救此論陰虛咽痛治法如此正褚氏所謂上病療下也人之咽喉如曲突曲突火炎  
若以水自上灌下突暴裂矣如曲突之火已熾矣及惟竈床下以盆水映之上炎即熄此上病療下之一  
驗也有急喉痹者其聲如鼾痰如拽鋸此為肺絕之候此乃氣上脫之證宜入類中風條非急喉痹急  
參薑汁豈不立殆者速宜人參膏用薑汁竹瀝放開服如未得膏先煎獨參湯救之服早十全七八次則十全四五  
遲則不救

### 眼目論

經曰五臟六腑之精皆上注於目而為之精腎藏精故治目者以腎為主明明說為之精則即眼之精矣  
六腑各有精矣若指腎藏精之精即目雖肝之數子母相生腎肝同一治也併明說五藏六腑之精則五臟  
是此精將目中之脂膏盡在腎中聊目雖肝之數子母相生腎肝同一治也專用六味一方耳又有陽  
虛不能抗陰者若因飲食失節勞役過度脾胃虛弱下陷於腎肝濁陰不能下降清陽不能上升天明則  
日月不明邪害空竅令人耳目不明夫五臟六腑之精皆稟受於脾土而上貫於目此精字乃飲食所化  
之精非天一之元精也內經明云五臟六腑之精皆上注於目而為之精又曰目者五臟六腑之精也  
反經背道已極至稟受脾衛魂魄之所常營也神氣之所生也其鑿鑿如此偏要說是脾土飲食所化之精  
土二句又是假造經文用東垣益氣聰明湯張子和云目不因火則不病白輪病赤火乘肺也肉輪  
赤腫火乘脾也黑水神光被翳火乘肝與脾也亦目貫目火自甚也能治火者一句可了亦一偏之見六  
目但子和一味寒涼治火余獨補水以配火亦一句可了若係和火豈至於六淫七情錯雜諸證詳俟仲  
腎原機啟微此書甚好而薛立齋又為之參補深明壯水之主益火之原甚有益於治目者也若係六淫  
六味益火之八味何可用哉

口瘡論

口瘡上焦實熱中焦虛寒下焦陰火中焦何以必定虛寒脾胃實火者下焦各經傳變所致當分別

而治之如發熱作渴飲冷此實熱也輕則用補中益氣用溫熱反重則用六君子湯實熱而發熱何

飲食少思大便不實此中氣虛也亦有邪火用人參理中湯其大補之藥用於口瘡之手足逆冷肚腹

作痛此中氣虛寒用附子理中湯此證者本有虛寒之證遍火而成瘡也此則不治瘡而釀成此等證以此

為治口瘡之方也且口瘡治法多端豈寒熱虛實四字所能盡補熱內熱不時而熱此血虛也用八物加丹皮五味麥冬用五熱宜發熱

作渴唾痰小便頻數此腎水虛也用八味丸小便數亦不盡屬虛寒也日晡發熱或從少腹起陰虛也用

四物參朮五味麥冬不應用加減八味丸口瘡便數亦不盡屬虛寒也日晡發熱或從少腹起陰虛也用

是以人試藥矣按不應二字出之薛氏醫案薛氏治病每云某病余投某藥不應而忽改作八味丸則

曰然則非此病矣又換某藥數十劑而愈如此極多明是以藥試病矣幸而天命未絕能待換方不應則

豈無不應之時不及換方而死且再按一方仍不應而致死者豈少哉蓋能鑿鑿審為何病猶恐藥力不

至不能有功况全然相反以藥試之耶醫案但庸西遊移恍惚至薛而極後人又奉為模範何愚之甚不

也或問虛寒何以能生口瘡而反用附子理中耶蓋因胃虛穀少則所勝者腎水之氣寒或因他藏或因

本藏上感則下虛上逆而承之反為寒中脾胃衰虛之火被迫炎上作為口瘡經曰歲經不及炎火乃行

熱則下寒無一定也復則寒雨暴至陰厥乃格陽反上行民病口瘡是也故用參朮甘草補其土薑附散其寒既成瘡則大

降納而惟峻補助火安有不危者乎則火得所助接引而退舍矣

消渴論

消渴之疾余有一說焉人之水火得其平氣血得其養何消之有其間攝養失宜水火偏勝津液枯稿以致龍雷之火上炎熬煎既久腸胃合消五臟乾燥令人四肢瘦削精神怠倦故治消之法無分上中下先治腎為急內經云心移熱於肺傳為高消大腸移熱於胃善食而瘦謂之食亦則上中二消明是心與大腸之火與腎無干反盡從腎治耶况腎火上衝之證往往不甚渴即渴亦不能多飲蓋腎中

六

之火既上則下焦之陽衰陽衰則陰盛水為陰屬故不能多飲  
也凡辨陰火實火之法俱視此奈何欲用二方遂不及詳察耶惟六味八味及加減八味丸隨證而服降  
其心火滋其腎水則渴自止矣或問曰下消無水用六味丸以滋少陰腎水矣又加附子肉桂者何蓋  
因命門火衰不能蒸腐水穀水穀之氣不能薰蒸上潤乎肺如釜底無薪鍋蓋乾燥故渴至於肺亦無所  
稟不能四布水精並行五經其所飲之水未經火化直入膀胱正謂飲一升溺一升飲一斗溺一斗此是  
之證與肺試嘗其味甘而不鹹可知矣故用桂附之辛熱壯其少陰之火竈底加薪枯籠蒸海槁木得雨  
又無滋肺之意維新惟明者知之昧者鮮不以為迂也昔漢武帝病渴張仲景為處此方仲景是漢獻帝時人與武  
生意維新惟明者知之昧者鮮不以為迂也昔漢武帝病渴張仲景為處此方仲景是漢獻帝時人與武  
考乃造出此語何即趙氏所談無性非夢而此則又夢之最不經者至聖玄關今有可想八味丸誠良方也瘡疽痊後及將痊口渴甚者舌  
黃堅硬者及未患先渴或心煩燥渴小便頻數或白濁陰痿飲食少思肌膚消瘦及腿腫脚軟口齒生瘡  
服之無不效陰血大傷作渴煩燥孤陽欲越乃反以辛熱逆水之藥連之死譬何深也

氣虛中滿論

中滿者證與水腫鼓脹無異何故屬之氣虛請得明言之否曰氣虛者腎中之火氣虛也如此該腎中滿  
者中空似鼓虛滿而非實滿也大畧皆脾腎兩虛所致故治腫者先以脾土為主須補中益氣湯或六君  
子湯溫補之水未去而補之俾脾土旺則能散精於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水精四布五經並行矣或者  
疑謂喘脹水滿而又加純補之劑恐益脹滿必須補藥中加行氣利水之品方妙此說深似得病情終非  
大方家體治病而講體蓋肺氣既虛不可復行其氣腎水已衰不可復利其水之驅邪氣正所以衛正水猶  
豈并腎精而純補之劑初時似覺不快過時藥力得行漸有條理矣至其補腎以治腫其說難明蓋禹  
亦利之耶須補腎則禹當日祗日益水之源可矣必今人之治腎水  
之治水行其所無事也若一事疏鑿則失之矣當時禹亦何嘗不濬川鑿河哉據禹云必  
者牽牛大戟粗工之小智正禹之所惡也間有用五苓五皮者以為中正亦轉利轉虛腎氣愈衰而愈不

能推送矣。故虛用補腎。經曰：腎開竅於二陰。腎氣化則二陰通。二陰閉則胃脹。故曰：腎者胃之關。關門不利。故水聚而從其類也。可知要利關門不是要補關又曰：腎主下焦。三焦者，決瀆之官。水道出焉。可知決瀆為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必待三焦之火化始能出也。改內經文氣化二字為文化，意在八經曰主。三焦病者，氣滿水腹光堅，不得小便，溢則水流而為脹。日益曰水留高惟張仲景製金匱腎氣丸補而不滯，通而不泄，誠治腫之神方。薛立齋屢用屢效，詳載醫案，奈依其案試之甚驗，故詳著焉。世有患此，幸無誕之乎。

金匱腎氣丸 白茯苓 附子 牛膝 肉桂 澤瀉 車前子 山藥 山黃 丹皮 熟地

中滿之病，原於腎中之火氣虛不能行水。此方內八味丸為主，以補腎中之火。八味為利水之劑，說見前

濕之藥而水為陰類，故以附子溫之。肉桂通之，惟生地黃肉為能滋潤以保腎陰。然初起濕濁俱用，須畧加通利之後始用之，而致此仲景製方之義也。知腎氣丸為治水之藥，即可知非全補真陽大極之藥。若以此方治盡天下之病，則是舉天下之病皆以治水腫之法治之矣。思之能不笑哉。則三焦有所稟命，浩然之氣寒乎天地。不必作如腎氣不虛

而能行水矣。內有附子肉桂辛熱之品，熱則流通。又火能生土，土實而能制水矣。又有牛膝車前二味最

為切當。方見金匱要畧，故名金匱腎氣丸。全匱並無車前牛膝乃彼人所加，亦後人所名也。又有一等純是陰虛者，下一純字

六味而病情又失矣。其證腹大臃腫腰痛，兩足先腫，小便短澀，嗽咳有痰，不得臥，甚至頭面皆腫，或面赤口渴，但其

人飲食知味，大便反燥，醫見形腫氣喘，水證標本之疾，雜用利用之藥而益甚，不知陰虛三焦之火旺，與

衝脈之屬火者同逆而上，由是水從火溢。水火不能相合，豈有水反從火溢者耶？上積於肺而咳甚，則為

喘呼不能臥，散聚於陰絡而為跗腫，隨五臟之虛者入而聚之為五臟之脹，皆相火泛濫其水而生病也。

五臟之脹皆屬於火，從無比論。水腫脹不用味，固是過陰用六味，則無此理也。蓋水勢橫逆得純陰之品

則陰氣益旺，且無辛芳之藥，而遺六味，則真陰無感，此周旋之德矣。以六味地黃加麥冬五味大劑服之，不滋足

出陰虛一種，則六味仍不可缺。六味有知亦感此周旋之德矣。以六味地黃加麥冬五味大劑服之，不滋足

七



高欲飲之親試有驗故錄

壹膈論

內經曰三陽結謂之膈。三陽者大腸小腸膀胱也。大陽為三陽陽明為二陽火陽為一陽此處三陽蓋誤以三陽為三結結熱也大腸主津小腸主液大腸結熱則津涸小腸結熱則液燥膀胱為州都之官津液藏焉膀胱熱結則津液竭然而三陽何以致結熱皆腎之病也。然則內經何以不蓋腎主五液又腎主大小便腎與膀胱為一臟一腑腎水既乾陽火偏盛熬前津液三陽熱結則前後閉滯下既不通必反干上直犯清道上衝吸門喉咽所以噎食不下也何為水飲可入食物難下蓋食入於陰長氣於陽體有時陽氣已長之反引動胃口之火故難入水者陰類也同氣相投故可入。水自然比食易下不必過高其說若胸中吐白沫者所飲之水沸而上騰也。既同氣相投莫如羊矢者食入者少渣滓消盡腸亦乾小而不寬大也。本係腸枯王大僕云食入即出是無水也食久反出是無火也無水者壯水之主無火者益火之原。王僕非因食之不寒是無水也數語今改作浴翻胃法以湊直須以六味地黃丸料大劑煎飲久服可挽於上六味八味二方我相其作偽之心不如何說秘也。

夢遺并精滑論

治以腎肝為主。經曰陰陽之要陽密乃固陽強不能密陰氣乃絕陰平陽秘精神乃治陰陽離決精氣乃絕。夫所謂陽強者乃肝腎所寄之相火強也所謂陰絕者乃腎中所藏之真陰絕也腎為陰主藏精肝為陽主疎泄。惟此處疎泄是故腎之陰虛則精不藏肝之陽強則火不秘。凡肝火動者必上升而易怒今人

每入房之時必大升而大怒耶以不秘之火如臨不藏之精有不夢夢即泄矣。鮮立齋專用六味地黃以補腎而治夢遺。屢效。縱有相火水能滋木水升而木火自息矣。倘有脾胃不足濕熱下流者以前丸為主煎服補中益氣湯以升提之。此有濕又屬脾胃亦何可用六味也且既

論補中益氣湯

補中益氣湯 黃耆 當歸 人參 炙甘草 陳皮 升麻 柴胡 白朮

或問曰古來稱補中益氣湯為萬世無窮之利其義云何曰此發前人所未發。繼仲景不河間而立意義深遠也。世人一見發熱便以為外感風寒暑濕之邪非發股邪從何出。又不能灼見風寒暑濕對證施治。乃通用解表之劑雜然並進因致斃者多矣。東垣深痛其害創立此方以為邪之所湊其氣必虛內傷者多。外感者間或有之。辨在前立此方以治內傷而兼外感者何等平常必云天下竟無外感之病則亂縱有外邪亦是乘虛而入但補其中益其氣而邪自退不必攻邪將歷古刪却之攻則虛者愈虛而危亡隨其後矣。攻邪不是攻正倘有外感而內傷不甚者即於本方中酌加證對之藥而外邪自退。所謂仁義之師無敵於天下也。仁義之師亦非不用兵刃也或問曰余見先生動輒以先天後天立論余攷之易中先天後天之圖乾南坤北離東坎西等卦位於醫中甚無可合而先生屢言之不已其義云何曰怪乎子之問也余所謂先天者指一點無形之火氣也。以火氣為先天其玄妙如此後天者指有形之體自臟腑及血肉皮膚與夫涕唾津液皆是也。既曰先天此時天尚未生何况有乾南坤北八卦對待之圖乎。先天在天未生之前卻不知到夢曰然則伏羲此圖何為而設也余曰此非先天之圖乃中天八卦之圖。在人腹中專恃八味養之豈非遷就自己亂道此等直是無人境曰天位乎地位乎下曰出乎東水源乎西。亦是怪論風雨在天上山雷在地下人與萬物位乎中予嘗見誰不邵子排列如此有先天八卦數其當今所用者止一文王後天圖。此誰用出乎震察乎巽相見乎離

卷下

致役乎坤。悅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乎艮。以春秋晝夜十二時相配。因以定陰陽。決生死。推而天文地

理。星相醫卜。無一不以此圖為則。至於先天者。無形可見。前圖何以無形。可見後天圖之有。即易中帶出

乎震之帝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之神是也。此二句卻是文王後天圖之帝與神。即先天要論中所稱

真君真主。本係無形。何以反出在不得已而強立此名。以為主宰先天之體。以為流行後天之用。東垣先

生獨會其宗。而以補中益氣方中。用柴胡升麻者。正以生發先天之氣於脾土之中。先天之氣前要用六

此要用補中益氣。則云在脾土中。况先天之氣立於天高未。真萬世無窮之利。余所以請諸為言之。若飲

生之前。獨升麻柴胡。足以左之右之。真乾坤在手之神技也。真萬世無窮之利。余所以請諸為言之。若飲

食失節。寒溫不適。脾胃乃傷。喜怒憂怒。損耗原氣。脾胃氣衰。原氣不足。而火獨盛。火者陰火也。起於下焦

元氣之賊也。壯火食氣。少火生氣。火與元氣不兩立。必將火滅盡。元一勝則一負。脾胃氣虛。則下流肝

腎。名曰重強。何以虛則反下流。且流去是何物。內經重強二字。亦不如此。請經云。脾脈太過。則令人四肢

常指下流。陰火得乘其土位。故脾證始得。則氣高而喘。身熱而煩。脈洪大而頭痛。或渴不止。其皮膚不任

風寒而生寒熱。又雜外蓋脾胃之氣下流。使穀氣不得升浮。是春生之令不行。皆學古語也。不連貫則無陽以護

其榮衛。衛即衛身之陽氣也。如遂不任風寒而生寒熱。此皆脾胃之氣不足所致也。傷寒發熱。拂拂如

羽毛之執執。在皮毛。三陽俱有壯熱。如何皆只微熱。內傷者肌體壯熱。捫之烙手。感之甚。如何反以為

極。右手氣口脈大於左手人迎三倍。此又亂道。脾大三倍是關。格之脈危證矣。豈內傷乎。其氣口脈急大而數。時一代而瀉。是代脈亦

安得內傷即現此脈。瀉是肺之本脈。代是氣不相接。乃脾胃不足之脈。大是洪大。洪大而數。乃心脈刑肺

且脈亦不可必定也。瀉是肺之本脈。代是氣不相接。乃脾胃不足之脈。大是洪大。洪大而數。乃心脈刑肺

急是弦急。乃肝木挾心火克肺金也。其右關脈屬脾。比五脈獨大而數。數中特顯一代。此不甚勞役。是飲

食不時。寒溫所失。又何以鑿鑿。胃脈損弱。隱而不見。惟內顯脾脈如此。以上諸語。不接說內傷。肺又若外

傷。則人迎脈大於氣口也。或問曰。丹溪云。東南之人。陽氣易以升。不可服補中益氣湯。當今以江南之

人果盡不當服乎。曰：東南指人之臟腑而言之。腎謂之西北。而人之臟不可服。補中益氣湯。即然。則肺其人上感者。必下虛。其腎氣大虛矣。急須填補。北方先天之原氣為要。總而言之。先天後天不得截。然兩分上焦元氣不足者。下陷於腎中也。元氣本不在上焦。即使上焦。當取之至陰之下。下焦真陰不足者。飛越於上部也。陰氣如何。焉可不引而歸原耶。引陰歸原。從未前聞。是以補中益氣湯。與腎氣丸並用。即前朝服補陽。暮服補陰。互相培養。

### 傷飲食論

大凡元氣完固之人。多食不傷。過時不飢。若夫先因本氣不足。致令飲食有傷矣。剋削之藥一用。飲食雖消。但脾既已受傷。而復經此一翻。消化愈虛其虛。日後再復食不化。猶謂前藥已效。藥力欠多。湯丸並進。展轉相害。羸瘦日增。良可悲哉。消化之藥原不。余痛此弊。因申言之。凡太平丸保和丸肥兒丸之類。其名雖美。但不敢用。蓋名之善者。其藥必惡。然則胎胸抵當等名。皆大補之劑。故以美名加之。以欺人耳目。非大方家可用也。古人立此名。專為欺人而設。不知古人與後世何仇。欲騙人入其箇。夫有醫術有醫道。術可暫行一時。道可流傳千古。道中無術。術中無道。藥是術補。藥是道。一時之人不妨。有古方。有今方。有聖方。有俗方。余以為今人不及古人。不敢自立一方。用原不味。更立方。已足。若脾胃。惟東垣為聖。選而用之。以調中益氣。補中益氣二方。出入增減。真知其寒物傷也。本方中加熟藥。如薑桂之類。熱物傷也。加黃連之類。真知有肉食傷也。如山查數粒。酒食傷也。加葛花一味。隨證調理。要二方誠有用處。然謂必此東垣之法。方士之繩墨也。然以寒治熱。而熱不去。以熱治寒。而寒不除。奈何。經曰：寒之不寒。是無水也。熱之不熱。是無火也。壯水之主。益火之源。此東垣之未及也。治脾胃原不專講寒熱。蓋飲食勞倦所謂不外因與起逆者。此如有食填太陰。名曰食厥者。上部有脈。下部無脈。不吐則死。此語出難經。謂上六味入。味下却無二語耳。

則氣逆吐所以下部暫時無脈吐定之後氣平而脈自復非謂無脈之人必令其也湧又並非指食厥而言况食厥證又未必下部無脈者旬旬皆急以陰陽鹽湯探吐其物即愈

如有食積腸腹絞痛手不可按者不得不下食未消化審知其為寒積必用巴豆感應丸柯不用八審知其為熱積必用大黃承氣湯味何不用六下之不當死生判慎之哉人身水火原自均平偏者病也火

偏多者補水配火不必去火水偏多者補火配水不必去水凡人身水火有虛實二種實火者外來之

少而火覺有餘也惟水亦然若陰氣並未虧而外來實火及臟中浮火自旺亦補譬之天平比重即彼輕

陰以配之配將到幾千百分而後平耶宜其治傷寒陽明壯熱等疾皆用六味也

一邊重者只補足輕之一邊決不鑿去馬子蓋馬子一定之數今人欲瀉水降火者鑿馬子者也據爾亦

一定若一頭物重或曰正當胸隔飽悶之時數日粒米不下陳皮只壳木香高藥日夜吞咽尚且不通後

必增馬子耶可補乎曰此正因初先不知補益擅用發散尅伐太過虛者之病也經曰下文經語皆是自造無忌憚已

者故下焦虛之中焦痞滿欲治其虛則中滿愈甚欲消其痞則下焦愈虛庸醫值此難以措手矣疏啟其

中峻補其下少用則邪壅於上多用則峻補於下所謂塞因塞用者也善用者能以人參一兩或七八錢

少加升麻一錢反用升提且二大劑一服即愈此內經之妙用內經何嘗不可不知也

### 中暑傷暑論

中暑者面垢自汗口燥悶倒昏不知人背冷手足微冷或吐或瀉或喘或滿是也當是時切勿便與冷水

或臥冷地如行路暈死者即置日中熱地上以小便弱熱土上取熱土掩病人臍上急以二氣丹同蘇合

香丸湯調灌下如無二氣丹研蒜水灌之亦可蓋中傷暑毒外陽內陰諸暑藥多用暖劑如大順散之用

薑桂枳葉散之用丁香蒜亦辛熱之物又蒜氣具烈能通諸竅也中暑用熱又是暑中之一證十不

或因暑邪入中汗出太過陽越於外古方仍有用辛熱者然必審其沉寒之脈證全俱方可以一傷暑而

用乃以為暑證盡然則殺人如麻矣此人凡論一病必以此病中之極少者立論真可恨也吳

苦頭痛發躁惡熱捫之肌膚大熱必大渴引飲汗大泄齒燥無氣以動乃為暑傷氣蒼尤白虎主之有暑





五葉之單食則變通法也若謂古方不可用則猶云凡飢者禁食五穀服者十不一生也嗟乎是尚得為人言哉凡見用茵陳五苓散者十不一生仲景殺人常用道遠散方見鬱論予一日患陰丸一個腫如鴨卵發熱是濕熱證治之不效細思之數日前從定海小船回有濕布風帆在坐下比上岸始覺以意逆之此感寒濕在腎丸也乃用六味地黃加柴胡吳萸肉桂各一錢獨活五分知其為濕仍必用六味又必柴胡此理莫解至服此而病幸愈者蓋一時輕疾得柴萸肉桂獨活等辛散之藥自然六味不能為害耳一服熱退再服腫消後有患偏墜者此方多效

瘧論

或問曰經云夏於暑傷秋必病瘧前人備雖言之旨殊未暢蓋明示諸日不發於夏而發於秋此亢則害承乃制子來救母之義內經論言之甚詳不容再贅一語偏要扯出六節氣蓋暑令當權君火用事肺位亢害承制之論以欺人又全然不曉其義豈不汗顏蓋暑令當權君火用事肺金必受傷尅火位之下水氣承之腎水為肺之子因母受火傷子來承之如此則瘧乃肺病而寒熱則心腎交戰之病也亂道無理一至此於以制火救母於是水火相戰陰陽交爭大勝則大復小勝則小復此陰陽勝復之常理瘧之所由作也然而有病有不病者蓋邪之所湊其氣必虛故其人元氣不固者暑邪得以承之所以治瘧以扶元氣為主瘧邪方微如何扶元且爾所謂扶元必是六味助了腎水發在夏至後處暑前者此三陽受病傷之淺者近而暴也發在處暑後冬至前者此三陰受病悉何嘗以時之前後分陰陽傷之重者遠而深之至於陰虛者其寒熱亦與正瘧無異而陰瘧中又有真陰真陽之分先微六味人所不知經曰晝見夜伏夜見晝止按時而發是無水也晝見夜伏夜見晝止倏忽往來時止時作是無火也又假造經文以寒熱者皆見無火無水者壯水之主以鎮陽光六味湯主之無火者益火之原以消陰翳八味湯主之是治寒豈非亂道熱之藥非但可厭矣世患久瘧而不愈者非瘧不可愈乃治之不如法也丹溪云夜發者邪入陰分宜用血藥引出陽分當歸川芎紅花生地黃柏治之亦未及真陰真陽之至理徧攷諸書瘧論並未露其

意天下之病盡用六味八味千古只有爾獨得之秘非但治瘧無人能得此意也且余常試有神驗故特表而出焉

### 痢疾論

世有瘧後痢者亦有痢後瘧者夫既為瘧後發洩已盡必無暑熱之毒復為痢疾從內陷此則暑毒入

臟腑之疾最為險證也此是元氣下陷脾氣不能升舉似痢非痢也非痢將指既為痢後下多則亡血氣又隨痢散

陰陽兩虛陽虛則惡寒陰虛則惡熱故寒熱交戰似瘧非瘧也雖係氣血兩虛既復寒熱交爭則是邪仍

之候此乃痢轉為瘧病屬可治若不指為瘧竟作陰虛陽則俱作虛論俱用補中益氣加溫補其病自愈

細問則久病壞症死期將至亦非補中益氣所能愈也六味陽虛用八味足矣諸者亦不必終性只記二

方而午聖之妙訣已傳濟世之良方已盡所以天下痛醫一見此書無不狂喜以為天下有如比做名醫

與辨因晚村輩力為崇奉而流毒遂無盡故作書者之罪小而表章者之罪大也

卷下